

## 《黄蓉襄阳后记》续篇：汴京风云

### 第一部分：汗帐内的战利品

#### 第一章：金帐之下的玩物

自无边无际的黑暗与颠簸中被粗暴地拽出，黄蓉首先感受到的，是光。并非和煦的日光，而是如同熔金泼面般，带着灼热与威压的强烈光芒。她被这突如其来的光亮刺得双目剧痛，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眼前一片白茫，只能下意识地紧闭双眼。紧随其后的，是各种驳杂气息的洪流，瞬间灌满了她的鼻腔——厚重昂贵的兽皮地毯散发出的膻味，角落里青铜香炉中升腾的、带有异域风情的浓烈熏香，还有数十个雄壮男人身上蒸腾出的、混杂着汗水与烈酒的阳刚气息。这所有的一切，都凝聚成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名为“权力”的味道，沉重得让她几乎无法呼吸。

耳边，是短暂的、因她出现而引起的骚动，随即又陷入一片死寂。这死寂比任何喧哗都更具压迫感，仿佛数百道目光同时凝聚成实质的利刃，在她赤裸的胴体上反复刮过，让她每一寸肌肤都泛起战栗的鸡皮疙瘩。

她被两个蒙古兵士像拖拽一袋货物般，扔在了冰冷而又柔软的地毯上。身上那件聊以蔽体的破烂布条，早已在长途的押解与淫辱中磨损不堪，此刻更是被粗暴的动作扯得歪向一旁，将她那对沾染着尘土与精斑的丰硕玉乳，以及腿间那片狼藉的私密之地，几乎完全暴露出来。视觉在泪水的冲刷下，终于开始缓缓恢复。她艰难地撑开眼皮，映入眼帘的，是她此生所见最为奢华雄伟的景象。

这是一座巨大得超乎想象的金色王帐。高耸的穹顶由数根雕刻着盘龙雄鹰的巨木支撑，帐壁上悬挂着织工精美的巨幅挂毯，描绘着蒙古人征战杀伐、狩猎驰骋的场景。地上铺着一层又一层厚实的波斯地毯与雪白兽皮，踩上去悄无声息。帐内两侧，分列着数十名身着华服、神情倨傲的蒙古贵胄，以及另外一些气息沉猛、样貌各异的武林高手。他们或坐或立，每一个人的眼神都像淬了寒冰的钢刀，冷漠、锐利，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与评估。

而在这所有目光的尽头，在那高高的、铺着整张白虎皮的王座之上，端坐着一个男人。他很年轻，面容英挺，双肩宽阔，身着一袭简单的黑色貂裘，却自有一股渊渟岳峙、君临天下的气度。他并未刻意释放威压，但他的存在本身，就让这顶巨大的金帐显得无比逼仄。

（忽必烈……）

黄蓉的心猛地一沉。纵然从未亲见，但除了这位统领南征大军、让靖哥哥和大宋日夜难安的蒙古王子，天地间再无第二人能有这般气魄。

“大汗！王子殿下！”

长腿那熟悉而又卑微的声音打破了死寂。他连滚带爬地跪行至帐中，对着王座重重叩首，声音因激动与恐惧而颤抖不已：“小人……小人幸不辱命，已将那南朝第一女诸葛，郭靖之妻黄蓉，生擒活捉，献于大汗帐下！”

他抬起头，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用最夸张的言辞吹嘘着自己的功绩，如何智取，如何勇斗，甚至不忘暗示这一路之上，他们是如何“调教”这位高贵的女侠，让她明白了蒙古男儿的威风。

然而，王座上的忽必烈，自始至终，连眼角的余光都未曾投向他。

他只是轻轻一挥手，仿佛驱赶一只嗡嗡的苍蝇。立刻，两名身着黑甲的亲兵无声地走上前来，动作整齐划一，充满了机械般的冷漠与高效。一人抓住黄蓉的胳膊，将她从地上拎起，另一人则用一柄小巧的匕首，精准地割断了她手腕上那根磨得她皮肉红肿的粗麻绳。束缚解开，他们却又在她身后以一种巧妙的手法虚虚扣住，让她能够站立，却绝无

可能发力挣脱。

这整个过程，没有一句问话，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黄蓉就像一个被从囚笼中取出，准备进行下一步处理的牲畜。

（我的脑子在飞速运转，分析着每一个人的站位，每一道目光背后的意图，寻找着万分之一的脱身之机。可是……没有用。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我所有的智计都成了孩童的把戏。他甚至不屑于与我进行智力上的博弈。他用这种沉默的、程序化的处置，就已经将我所有的可能性都扼杀了。）

黄蓉的心中一片冰凉。她那颗无时无刻不在分析、算计的脑袋，第一次感到了彻底的无力。在桃花岛，她是众星捧月的岛主之女；在江湖，她是智计百出的丐帮帮主；在襄阳，她是与郭靖并肩作战的郭夫人。她习惯了与人斗智、斗力，习惯了在各种复杂的局势中寻找破绽。可是在这里，在这绝对的、秩序井然的权力面前，她发现自己所有的经验都失效了。忽必烈不与她斗，甚至不与长腿这等献功之人对话。他只是用沉默和程序，就将一切纳入他掌控的轨道。这是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来自更高层面的恐怖。

终于，忽必烈从王座上站了起来。

帐内所有人的呼吸似乎都在这一刻停滞了。他缓步走下台阶，脚下的名贵地毯吸收了所有的声响，让他如同一个幽灵般悄无声息地靠近。他手中，握着一根通体乌黑、顶端镶嵌着一颗鸽血红宝石的马鞭。

他来到黄蓉面前，停下脚步。

黄蓉被迫抬起头，与他对视。他的眼神深邃如寒潭，里面没有淫邪，没有愤怒，甚至没有一丝好奇。那是一种纯粹的、居高临下的审视，像一个最高明的玉匠，在评估一块刚刚出土、满是泥污的原石，计算着它的质地、瑕疵，以及最终能被打磨成何种器物的价值。

他举起了马鞭。

黄蓉的身体不受控制地绷紧了。她以为迎来的将是抽打，是疼痛。

然而，没有。

那马鞭的鞭梢，那包裹着光滑皮革的末端，带着一丝冰凉的触感，轻轻地、极其缓慢地，落在了她的锁骨之上。然后，它像一条拥有自己生命的毒蛇，顺着她胸前那道因连日蹂躏而愈发深邃的乳沟，缓缓向下滑动。

黄蓉能清晰地感觉到鞭梢划过肌肤时，带起的一连串细微的战栗。她的皮肤，她的血肉，仿佛都在这冰冷的触碰下发出无声的尖叫。

鞭梢停在了她饱满玉乳的顶端，那粒早已因羞辱与恐惧而挺立的殷红蓓蕾之上，轻轻地、带着一种近乎学术研究般的耐心，绕了一个圈。

黄蓉的呼吸几乎停滞。这种不带任何情欲，纯粹将其身体视为一件物品来观察、来测量的行为，比任何粗暴的侵犯都更让她感到灵魂层面的战栗。

鞭梢继续向下，划过她平坦的小腹，在那因连日被各色精液灌满而微微隆起的、象征着母性与生命的地方，再次停顿。忽必烈的目光也随之停留，那眼神里，似乎是在评估这块“土地”的肥沃程度，能否为他的帝国，诞下优良的“种马”。

（他用马鞭触碰我，就像触碰一件死物。他的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情欲，只有评估。我黄蓉，东邪之女，北丐之徒，郭靖之妻……我身上所有的光环，所有的身份，在他眼中，与一张上好的弓，一柄锋利的刀，并无区别。这种被‘物化’的屈辱，比任何淫言秽语都更刺骨。）

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帐内两侧。

在那里，她看到了几张熟悉而又让她胆寒的面孔。

金轮法王盘膝坐在一张矮几后，双目微闭，手中的金轮却在微微颤动。他似乎在极力压

抑着什么，但那因为激动而微微泛红的脸庞，和嘴角那一丝无法掩饰的、近乎宗教狂热的笑意，暴露了他内心的波涛汹涌。那是一种即将大仇得报的、残忍的快意。

潇湘子和尼摩星坐在一起，他们的目光则要直接得多。潇湘子那张死人般的脸上，一双眼睛却闪烁着活人般的淫光，他的舌头无意识地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像是在品鉴一道即将入口的美味。而独臂的尼摩星，则用他仅剩的那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黄蓉的双腿之间，那眼神，仿佛已经用目光将她强暴了千百遍。

还有达尔巴。那个高大的、愚钝的汉子，他的眼神里没有复杂的淫邪，只有纯粹的、野兽般的仇恨与怒火。他看着黄蓉，就像看着一头杀害了他亲族的母狼，只想用最原始的方式将其撕碎。

（金轮……他们都在。他们的眼神像要把我生吞活剥。我知道，落入忽必烈手中只是开始，真正的地狱，在那些熟悉而又充满仇恨的目光里。）

忽必烈似乎对她的审视已经结束。他收回马鞭，终于转身，将目光投向了那个从始至终都跪在地上的长腿。

他的声音平静而清晰，却让帐内的温度骤降了几分：“你做得很好。但，本王的战利品，在你这等莽夫手中耽搁了这么久，已是僭越之罪。赏你的金银，够你下半生吃喝不愁。滚吧，再让本王看见你，便不必再用嘴吃喝了。”

长腿闻言，吓得魂飞魄散，连赏赐都来不及谢恩，屁滚尿流地爬出了大帐。

忽必烈不再理会这些琐事。他转过身，对那两名黑甲亲兵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波澜：

“洗干净，送到我的内帐。”

他顿了顿，目光再次落在黄蓉那张因恐惧和屈辱而煞白的脸上，嘴角勾起一抹几乎无法察觉的、冰冷的弧度。

“本王要亲自看看，这南朝女诸葛的‘智慧’，究竟藏在何处。”

随着这句话落地，黄蓉感到自己最后的、那根名为“希望”的弦，也彻底断了。她被亲兵如同物件般架起，拖向那未知的、更深邃的黑暗之中。她知道，从这一刻起，那个曾经搅动江湖风云、智计无双的黄蓉，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是一个即将被彻底拆解、分析、使用，然后被随意丢弃的……战利品。

## 第二章：一夜恩宠，万世之辱

当黄蓉被两名沉默如铁的蒙古女奴从冰冷的浴池中扶起，用最柔软的细麻布擦干身体时，她的思绪依旧停留在金帐内那如山般沉重的威压之下。长腿那卑微又贪婪的献俘，忽必烈那轻蔑如神祇的审视，以及金轮法王等人那毫不掩饰的、要将她生吞活剥的目光，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将她所有的智计与骄傲都绞得粉碎。

她被换上了一件薄如蝉翼的白色丝袍，质料极尽华美，却几乎无法蔽体，雪白的肌肤与这些天来身上或深或浅的青紫痕迹在丝袍下若隐若现，更添几分淫靡的屈辱。女奴们没有给她梳妆，只是任由她湿漉漉的乌黑长发披散在肩头，然后便一左一右，架着她走向另一座更为幽深的帐篷。

这便是忽必烈的私人内帐。

一踏入其中，一股与金帐截然不同的气息扑面而来。若说金帐是权力的洪炉，充满了皮革、兵刃与男人的雄性气息，那这里便是一口深不见底的寒潭。帐内极为宽广，地上铺着厚实而华丽的波斯地毯，踩上去悄无声息。角落里燃着一炉龙涎香，那珍贵而清冷的香气非但没有带来任何暖意，反而让这帐内的空气显得愈发孤高与冰冷，不带一丝一毫人间的烟火气，更遑论任何情欲的温度。

帐内陈设简约而奢华，一张巨大的矮榻置于正中，榻上铺着整张的雪白狐皮，绒毛丰厚，在帐顶悬挂的夜明珠的清辉下，泛着一层圣洁而又拒人千里的光晕。

忽必烈就高坐在那矮榻之上。他已经换下了一身戎装，穿着一件宽松的暗色锦袍，领口与袖口用金线绣着繁复的云纹。他手中并未把玩任何玉器珍宝，而是在用一块上好的羊皮，极其专注地、一丝不苟地擦拭着一柄寒光凛冽的蒙古弯刀。刀锋如水，映出他平静无波的脸庞，那双深邃的眼眸里，没有即将享用绝色美女的淫邪与兴奋，只有如同工匠打磨作品般的专注与冷漠。

黄蓉被女奴带到帐中，便被松开了手臂，而后那两个女奴便如同鬼魅般悄然退下，厚重的帐帘落下，隔绝了外界的一切。

帐内，只剩下她与他。

以及那令人窒息的、长久的沉默。

忽必烈没有看她，依旧在擦拭着他的弯刀，仿佛帐中多出的这个活色生香的绝代佳人，不过是一缕无足轻重的空气。

黄蓉站在原地，手脚冰凉。她知道，这是他给她的第一个考验，一个精神上的下马威。他要她在这片沉默的疆域里，自己走向那片象征着屈服的雪白。

（动啊，黄蓉！想办法！分析他，找到他的弱点！他是人，是人就有欲望，有破绽！）

她的脑子在疯狂地运转，试图从这冰冷的空气中，从他擦拭弯刀的每一个细微动作中，分析出哪怕一丝一毫可供利用的信息。然而，她绝望地发现，一切都是徒劳。他整个人就像一座被冰封的、完美无瑕的山脉，你看得见他的巍峨，却找不到任何可以攀爬的缝隙。他的强大，并非来自外放的霸气，而是源于这种将一切都掌控于无形的、绝对的自信与冷酷。

时间，在龙涎香清冷的烟气中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秒都像一把小刀，在凌迟着黄蓉的意志。她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下去，再等下去，不等他动手，自己的心气便要在这沉默彻底磨灭了。

她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颤抖，迈开了第一步。

脚下的波斯地毯柔软得不可思议，吞噬了所有的声音，也仿佛吞噬了她最后的力量。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自己的尊严之上，将其碾得粉碎。短短十几步的距离，她却走得比从襄阳到汴京还要漫长，还要屈辱。

终于，她走到了那张巨大的白狐皮地毯前。雪白的绒毛，纯洁得像一片未曾被玷污的处

女地，而她，一个刚刚被无数贼寇轮番奸淫、身心俱疲的“战利品”，即将要用自己肮脏的身体去玷污它。

她停住了脚步，身体僵硬如铁。

“脱。”

忽必烈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平淡得像是在命令仆人去倒一杯水。他依旧没有看她，目光始终专注在那柄弯刀之上，仿佛那才是他真正的爱侣。

这一个字，如同一道无形的鞭子，抽在黄蓉的灵魂上。她闭上眼睛，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她知道，反抗是毫无意义的，只会招致更不堪的羞辱。

颤抖的手，缓缓抬起，摸索到腰间的丝带。轻轻一拉，那件唯一的、象征性的遮蔽，便如一片凋零的落叶，悄然滑落。

冰冷的空气，瞬间包裹了她赤裸的胴体。她那曾令无数江湖豪杰倾倒、令郭靖爱不释手的绝美娇躯，此刻就这般一丝不挂地暴露在一个最强大的敌人面前。雪白的肌肤上，遍布着这些时日以来被长腿、被那些贼寇留下的指痕、咬痕、精斑的印记，如同一幅被肆意涂抹过的名画，充满了破败而淫荡的美感。丰满高耸的双乳，平坦紧致的小腹，浑圆挺翘的雪臀，以及那芳草萋萋、早已被蹂躏得红肿不堪的幽谷……她身体的每一处，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她这些天来所经历的荒唐与堕落。

“跪下。”

又是两个字，平淡，却不容置疑。

黄蓉双膝一软，身不由己地跪倒在那片雪白的狐皮之上。柔软的绒毛温柔地触碰着她的膝盖，那极致的柔软与她此刻内心的坚冰形成了最讽刺的对比。她按照蒙古人最谦卑的降俘礼节，双手交叠置于额前，深深地俯下身去，将额头贴在了冰冷的地毯上，而那丰腴饱满、曲线惊人的雪臀，则在这卑微的姿势下，无可避免地高高撅起，形成一个熟透了的、等待采撷的姿态。

这个过程，没有一丝催促，只有沉默的等待。忽必烈给了她足够的时间，让她亲手、亲身完成这一整套剥离意志、献上自我的仪式。

（我黄蓉……东邪黄药师之女，北丐洪七公之徒，郭靖之妻……中原武林人人敬仰的女诸葛……如今，却像一条摇尾乞怜的母狗，跪在这里，等待一个男人的临幸……）

屈辱的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却被她生生逼了回去。她知道，眼泪，是这世上最无用的东西，尤其是在这样的男人面前。

终于，她听到了轻微的“锵”的一声，是弯刀入鞘的声音。

脚步声响起，不疾不徐，带着一种独特的、充满力量的韵律，向她走来。

黄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能感觉到，那座冰山，正在向她移动。

忽必烈在她身后站定，没有立刻碰她。黄蓉能感觉到他那如同实质般的眼光，正在她赤裸的背脊上缓缓游走，像是在审视一匹血统驳杂、但仍有几分可取之处的战马。

良久，他终于再次开口，声音依旧平淡，却如刀锋般锐利，一字一句，都精准地刺入黄蓉心中最柔软、最骄傲的地方。

“郭夫人，你与郭靖据守襄阳，以弹丸之地，抗我大蒙古天兵十数年，让本王麾下无数勇士折戟城下。你，曾是那座城不落的旗帜，是南朝武人最后的颜面。”

他的声音顿了顿，黄蓉感觉到一只温热而干燥的大手，轻轻地放在了她因紧张而紧绷的后腰上。那只手掌的温度稳定而有力，不带一丝情欲的汗湿，更像是一个将军在安抚自己的坐骑。

“今夜，”他的声音压低了几分，贴近她的耳畔，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征服意味，

“本王，便要亲手将这面旗帜，从襄阳的城头拔下，然后，插在本王的床榻之上。”

他不说淫乐，不谈风月，只谈征服。

他要的，从来都不是她的身体，而是她这具身体所代表的那个“象征意义”的彻底屈服！黄蓉浑身一颤，一股彻骨的寒意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这一刻她才真正明白，等待她的，将是一场怎样不对等的战争。这不是一场肉欲的交合，而是一场政治的、精神的、彻头彻尾的征伐。

话音刚落，忽必烈便不再给她任何思考的时间。他强而有力的手臂环住她的腰肢，轻易地将她翻转过来，按倒在那片雪白的狐皮之上。

黄蓉下意识地想要挣扎，但她的那点力气，在忽必烈那如山岳般沉稳的力量面前，渺小得如同螳臂当车。她的双手被他一只手轻易地扣住，高举过头顶，按在狐皮里。她的双腿，则被他用膝盖强行分开。

这是一个教科书般、充满了绝对掌控意味的男上女下之姿。

黄蓉被迫仰躺着，屈辱地张开双腿。帐顶那华美而冰冷的云纹，清晰地映入她那双已经开始涣散的眼眸。身下是纯白柔软的狐皮，身上是古铜色充满爆发性力量的男性躯体。他脸上那自始至终的平静，与她脸上那因屈辱、痛苦、恐惧而扭曲的表情，形成了最鲜明、最残忍的对比。

一根滚烫、坚硬、尺寸惊人的巨物，带着不容置疑的目的性，抵住了她那早已饱经风霜的幽谷入口。没有丝毫的爱抚与前戏，那根铁杵般的肉棒，便以一种精准而稳定的节奏，坚定不移地、一寸一寸地，挤开了她湿润却紧闭的肉壁，破开了她最后的防线。

“啊……”

撕裂般的痛楚与被强行撑开的涨满感，让黄蓉发出了一声短促而压抑的痛呼。这痛楚，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长腿等人的奸淫，是污秽的、是兽性的，而忽必烈的侵犯，却是程序的、是冰冷的，仿佛是在执行一道神圣而残忍的命令。

他的肉棒坚硬如铁，每一次贯穿，都带着一种要将她从内到外彻底征服的意志。他的动作精准、有力、节奏稳定得如同沙场上擂动的战鼓，充满了掌控感。他不是在与一个女人交合，他是在执行一道征服的程序。

“噗嗤……噗嗤……”

单调而清晰的皮肉撞击声，在寂静的内帐中回响。忽必烈的呼吸平稳而悠长，仿佛他正在进行的，不是一场激烈的情事，而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骑射训练。

就在黄蓉被这纯粹的、机械式的侵犯折磨得神志恍惚之际，忽必烈那冰冷的声音，又一次在她耳边响起，如同来自地狱的判词。

“郭夫人的桃花岛阵法，确有精妙之处。只可惜，过于依赖外物，一旦被我军摸清规律，以重兵集团冲锋，再精妙的阵法，也只是一堆无用的木石罢了。你夫君郭靖，错在守旧，不懂变通。”

他的话语，平静而清晰，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钢针，扎进黄蓉的心里。而与此同时，他身下的抽插，猛地加重了几分，那巨大的龟头，狠狠地碾过她穴中最敏感的那一处软肉。

“嗯……”

一股突如其来的、混杂着痛楚与快感的电流，从下体深处炸开，窜遍四肢百骸。黄蓉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弓起，喉咙里溢出一丝羞耻的浪吟。

（不……不要……）

她想抗拒，想用内力护住心脉，抵御这种感觉。可是，连日来的折磨与化功散的药力，早已让她内力空虚，而身体，这具早已被开发得无比敏感的身体，却在这精准的打击下，可耻地开始分泌出更多的爱液。

忽必烈仿佛能洞悉她身体的每一丝变化，他继续用那平稳的语调，陈述着郭靖的败局，同时用他那恐怖的巨物，一下又一下，精准地、反复地，攻击着她身体的弱点。

“你献计吕文德，加固樊城以为犄角，此为一步好棋。但你错估了我军的决心，也错估了

吕文德的无能。本王只用三万精骑佯攻，便将他的主力牢牢牵制，而后主力绕道，直扑襄阳侧翼。郭靖为人，侠义有余，将才不足。他太信赖你了，也太信赖那些所谓的江湖义士。战争，靠的不是一两个人的武勇，而是钢铁般的纪律与绝对的服从。”

“啪！啪！啪！”

他身下的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重。那根巨蟒般的肉棒，每一次都毫无保留地贯穿到底，狠狠地撞击在她的子宫口上，带来一阵阵让内脏都为之翻腾的剧烈冲击。而他口中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敲碎了黄蓉对于过去所有胜利的骄傲。

她所引以为傲的智计，她与郭靖共同构筑的防线，在他口中，竟是这般错漏百出，不堪一击。

肉体的侵犯与精神的打击，被他用一种近乎完美的方式同步进行。

黄蓉的意识开始模糊，帐顶华丽的纹饰在眼中旋转、破碎。她感觉自己不是躺在柔软的狐皮上，而是被钉在了襄阳城的城楼之上，任由千军万马践踏。每一次顶弄，都是在她的心里，为襄阳的陷落钉上一颗冰冷的钉子。每一次撞击，像是在宣告着她和靖哥哥共同信念的破产。

“啊……啊……不……停下……”

她的身体，已经完全背叛了她的意志。在这样冰冷而残酷的“说教”中，在那亡国丧钟般的陈述里，她那被折磨得早已不知羞耻为何物的身体，竟然可耻地攀上了一座又一座快感的高峰。穴肉不由自主地收缩、蠕动，疯狂地绞缠着那根带来屈辱的巨物，渴望着更猛烈、更深入的撞击。

（不……身体……你这下贱的叛徒！你怎么能……怎么能在分析靖哥哥的败局时，感到快感！不……我不要……靖哥哥……蓉儿对不起你……）

她的心中在泣血，在哀嚎。但身体的反应却愈发诚实。

终于，在忽必烈又一次沉重地、仿佛要将她彻底贯穿的撞击之下，伴随着他口中那句“襄阳城破，只在旦夕”，一股积蓄已久的、无比强烈的痉挛，从黄蓉子宫的最深处猛然爆发！

“啊——！”

一声凄厉而又充满了极致快感的尖叫，冲破了她的喉咙。黄蓉的身体猛地向上弹起，双腿死死地盘住了忽必烈的腰，雪白的脚趾蜷缩成一团。一股滚烫的、带着她所有屈辱与绝望的阴精，如山洪决堤般喷薄而出，将两人的交合之处浇灌得一片泥泞。

她……竟然在这亡国的丧钟里……泄身了……

在高潮的余韵中，黄蓉的身体不住地抽搐着，神智陷入了一片空白。而忽必烈，却仿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依旧保持着那稳定而有力的抽插节奏，又在她体内冲撞了数十下，直到他自己也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哼，一股灼热的、充满了帝王气息的精液，如岩浆般汹涌地、尽数射入了她痉挛不止的子宫深处。

一切，终于归于沉寂。

黎明时分，第一缕微光透过帐篷的缝隙，照亮了内帐。

忽必烈从黄蓉的身体里抽离出来，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丝毫的留恋。他起身，从容地穿上衣袍，仿佛刚刚完成的，不是一场征服南朝第一女侠的性事，而仅仅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晨练。

他站在床榻边，居高临下地看着床上那具精疲力竭、身心俱疲的绝美胴体。黄蓉如同一件被玩坏了的瓷器，瘫软在那片被体液弄得一片狼藉的雪白狐皮上，眼神空洞，仿佛灵魂已经被彻底抽离。

忽必烈看着她，那双深邃的眼眸里，终于有了一丝情绪，却不是满足，也不是炫耀，而是一种更具毁灭性的——失望。

他缓缓开口，说出了那句最致命的评语，为这场“恩宠”，画上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句号。“郭夫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他的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

“无论是智计，还是床笫，皆不过尔尔。这身子，也只配赏给帐下那些对此物尚有好奇的勇士们了。”

说完，他甚至不再多看她一眼，仿佛她已经是一件被评估过、且价值不高的货物。他转身，对着帐外，用那惯有的、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调，下达了命令。

“来人。”

两名亲兵应声而入。

“带下去，交给金轮法王处置。”

（我输了……输得好彻底……）

黄蓉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任由亲兵将她粗鲁地从狐皮上拖起。忽必烈那最后的评语，如同世间最恶毒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她的灵魂之上。

（不是输在床上，是输在他对我全方位的、从精神到肉体的彻底否定。在他眼中，我连一个值得称道的战利品都算不上……）

（如此人物……如此帝王……靖哥哥……我们的敌人，是这样一个视天下女子如无物的雄主。他的强大，不在于武功，而在于这份视一切为工具的冷酷。我恨他入骨，却又……不得不承认，这才是真正的……帝王……）

（“交给金轮法王处置”……）

当这句话在她脑海中回响时，一种比死亡更深沉的恐惧，攫住了她的内心。

她知道，忽必烈亲手为她打开了地狱的大门，然后……转身离去，仿佛只是扔掉了一件用过的、已经失去价值的东西。

真正的地狱，现在才刚刚开始。

## 第二部分：

### 第一日：金轮的复仇，龙象般若淫功

自忽必烈那冰冷无情的内帐被拖出，黄蓉便如同被抽去魂魄的木偶，任由两名孔武有力的蒙古亲兵架着，穿过重重守卫，来到一处更为偏僻的营帐之外。这营帐与寻常兵士所居的帐篷截然不同，竟是由厚重的石块垒砌而成，只在顶上留了些许通风的小孔，与其说是居所，不如说是一间牢固的石室。

门帘被掀开，一股混杂着酥油灯火与陈旧石料的气息扑面而来。黄蓉被粗暴地推了进去，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待她站稳身形，环顾四周，心头不由得一沉。

石室之内空旷寂寥，除中央地面铺着一个暗红色的蒲团外，再无他物。四壁之上，以粗犷的线条刻着几尊模糊不清的佛像，面目狰狞，与中土寺庙中宝相庄严的佛陀大相径庭，透着一股密宗特有的诡异与威严。一盏孤灯在角落里静静燃烧，昏黄的光线将壁上佛像的影子拉扯得扭曲变形，投射在地上，如群魔乱舞。整个石室弥漫着一种神圣被玷污的诡异氛围，压抑得令人喘不过气。

一个高大的身影早已盘坐在那蒲团之上，背对着门口。他身披一袭黄色僧袍，头顶光亮，正是黄蓉的宿敌，蒙古国师，金轮法王。

听到身后的动静，金轮法王并未回头，只是缓缓开口，声音洪亮而沉稳，在空旷的石室中激起阵阵回音：“郭夫人，自英雄大宴一别，多年未见，别来无恙乎？”

黄蓉银牙暗咬，一夜之间，从南朝女诸葛沦为阶下囚，又被忽必烈那般帝王手段折辱，身心俱疲，早已不复往日风采。但她骨子里的高傲，却不允许她在宿敌面前示弱分毫。她冷哼一声，强撑着站直身体，尽管身上只披着一件单薄的丝袍，遮不住那遍体的青紫痕迹，但眼神依旧清冷如昔：“托法王的福，还死不了。只是没想到，堂堂蒙古国师，竟也成了忽必烈王爷帐下的一条鹰犬，专做这等掳掠妇人的勾当。”

“哈哈……”金轮法王发出一阵长笑，笑声中充满了压抑已久的快意。他缓缓转过身来，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如同鹰隼般死死锁住黄蓉，那目光中交织着仇恨、淫邪与一丝因即将复仇而起的、难以抑制的狂热。

“郭夫人还是这般伶牙俐齿。”他站起身，一步步向黄蓉逼近，“只是不知，郭夫人的武功，是否还如你的嘴皮子这般硬朗。”

话音未落，金轮法王身形一晃，黄蓉只觉眼前一花，一股凌厉的劲风已扑面而来。她心头大骇，本能地便要提气运功，摆出桃花岛的精妙招式以作抵御。然而，连番的折磨与化功散的余威，让她体内空空如也，真气竟是涓滴也凝聚不起来。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金轮法王的手指已如疾风骤雨般点至。黄蓉只觉肩井、曲池、环跳数处大穴一阵酸麻，身子便僵在了那里，动弹不得。更让她感到无边屈辱的是，金轮法王最后点下的几处穴道，竟让她不由自主地摆出了一个桃花岛武学中“落英神剑掌”的起手式---右手前伸，五指微曲如兰，左手捏着剑诀负于身后，身形微侧，正是她昔日仗之行走江湖的潇洒身姿。

（金轮……他要做什么？他竟用点穴手法将我定住……摆出这般姿势，这是何等的羞辱！）黄蓉心中又惊又怒，一张俏脸涨得通红。她眼睁睁地看着金轮法王负手绕着自己，如同一位严苛的师长在审视弟子的功架，那审视的目光，却在她玲珑浮凸的曲线上肆无忌惮地游走。

“郭夫人，你桃花岛武学，讲究‘奇、正、虚、实’，这一招‘落英缤纷’，看似轻灵飘逸，实则暗藏杀机。”金轮法王缓步走到她身前，伸出食指，口中说着武学至理，指尖却轻轻点在了她高耸的右边乳峰之上。

“嗯……”黄蓉喉中发出一声压抑的闷哼，那被丝袍包裹的娇嫩乳尖，被他指尖的劲力一触，竟不由自主地挺立起来。

“你看，”金轮法王的声音带着一丝残忍的笑意，“中宫空门大开，劲力外泄，若是遇上真正的对手，此处便是一个致命的破绽。”他的手指并未移开，反而隔着衣料，在那挺立的乳珠上缓缓打了个圈。

(这秃驴！淫僧！他……他竟敢……)

黄蓉羞愤欲死，偏偏全身被制，连转动眼珠都困难万分。她只能感受着那根手指带来的、无比清晰的猥亵触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让她身体微微战栗的异样麻痒。

金轮法王绕到她的身侧，目光落在她因招式而挺起的纤腰之上。“腰马合一，乃发力之本。郭夫人此式，腰身虽柔韧有余，却失之刚猛。你看此处……”他的手掌贴上了黄蓉的腰侧，隔着丝袍缓缓摩挲着她光滑的肌肤，“若是被我雄浑内力一吐，立时便要腰折骨断，再无还手之力。”

温热的掌心带着一股不容抗拒的力道，仿佛要将她的腰肢握断一般。黄蓉只觉得被他手掌覆盖之处，一片火辣辣的滚烫。

最后，金轮法王绕到了她的身后，目光落在她因单足微提而更显浑圆紧翘的雪臀之上。“下盘不稳，更是习武大忌。”他伸出手，在那弹性惊人的臀瓣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啊！”黄蓉再也忍不住，失声惊呼。这一拍之下，一股强烈的羞耻感混合着异样的电流，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让她几欲昏厥。

“郭夫人，你这身武功，破绽百出，不堪一击。”金轮法王的声音仿佛来自九幽地狱，充满了宣判般的冷酷，“今日，本座便让你知晓，何为真正的武学，何为……真正的‘龙象般若’！”

说罢，他盘膝坐于黄蓉身后，双掌缓缓抬起，不带一丝烟火气地，轻轻抵在了黄蓉后心的“命门穴”之上。

(命门……他要……废我武功？！)

黄蓉心胆俱裂。命门乃人身督脉之要穴，统管一身阳气，一旦受损，轻则瘫痪，重则毙命。她万万没想到，金轮法王竟要用如此毒辣的手段！

然而，预想中摧筋断骨的剧痛并未传来。金轮的双掌只是温热地贴着她的后背，随即，一股浑厚、精纯、沛然莫之能御的内劲，便如长江决堤般，从他的掌心狂涌而出，瞬间冲入了黄蓉的体内。

这股内力，正是金轮法王苦修数十载，已臻化境的《龙象般若功》。其力道之雄浑，远非黄蓉所能抗衡。但诡异的是，这股内力进入黄蓉经脉之后，并未大肆破坏，反而化作了无数条细小的火蛇，沿着她的奇经八脉，开始了疯狂的游窜。

“啊……”黄蓉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这感觉太过怪异，不痛，却比痛更难熬。她的身体仿佛不再属于自己，成了一个被外来力量肆意驰骋的战场。那些内力化作的火蛇，在她四肢百骸中横冲直撞，所过之处，肌肤变得滚烫，肌肉不由自主地痉挛、收缩。黄蓉的理智在疯狂呐喊，命令身体抵抗这股外来的侵犯。她试图运起“九阴真经”的心法，去引导、化解这股异种真气。然而，她的内力在龙象般若功的雄浑劲力面前，便如溪流遇上了洪峰，甫一接触，便被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那些火蛇般的内力，在冲散了黄蓉自身微弱的抵抗后，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它们仿佛有了自己的意志，带着明确的目的性，开始朝着黄蓉周身各大要穴发起冲击。

先是“肩井”，再是“曲池”，然后是“风市”、“血海”……每当一处穴位被攻破，黄蓉的身体便会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一下，口中溢出破碎的、甜腻的呻吟。她的皮肤，因全身气血的剧烈翻涌，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潮红，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最为激烈的云雨之欢。

(不……不要……停下……)

黄蓉眼前阵阵发黑，意识开始模糊。她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些火蛇最终汇成了一股巨大

的洪流，盘踞在她的丹田气海之中，不断地冲撞、搅动，让她的小腹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酸胀的灼热感。

紧接着，这股灼热的洪流，仿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猛地向下，直直冲向了她身体最隐秘、最羞人的所在——会阴穴。

“啊……！”

一声压抑不住的尖叫，终于从黄蓉的喉咙深处迸发出来。

会阴穴乃任督二脉交汇之所，更是女子一身阴气之源头，素来被视为禁地。此刻被这股至阳至刚的龙象内力猛烈一冲，其后果，远比任何肉体的侵犯都来得更为恐怖，更为屈辱。

一股难以形容的、巨大的虚假快感，如同山崩海啸，瞬间从她的下体爆发开来，席卷了她的四肢百骸，冲垮了她最后一丝理智的堤防。她的身体猛地向后弓起，形成一个惊心动魄的弧度，双腿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在那丝袍之下，一股滚烫的“内潮”，竟被这股外来的内力活生生地催逼了出来，瞬间便湿透了亵裤。

(不……身体……你这下贱的叛徒！你怎么能……怎么能……)

黄蓉的意识在绝望地嘶吼。

(我的理智在尖叫，在反抗。但我的身体，却在这股外来内力的操纵下，可耻地迎来了高潮。他甚至……还没有真正进入我！武功……内力……这是我辈武人一生之追求。如今，却成了他侵犯我的工具。他用最精纯的内力，从我的身体内部，发动了一场最淫秽的战争。我的身体，在我的意志之外，被他的‘武功’强奸了！)

就在黄蓉神志不清，被这股源自内力冲击的虚假高潮折磨得软烂如泥之时，金轮法王缓缓收回了双掌，同时解开了她身上的穴道。

失去了支撑的黄蓉，如同一滩春水般瘫软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美丽的眼眸中一片迷离，身体还在因为高潮的余韵而不住地轻微抽搐。

金轮法王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脸上露出了残忍而满足的笑容。他缓缓褪下自己的僧袍，露出了下面古铜色的、肌肉虬结的精壮身躯。而在他两腿之间，一根与他高大身材相匹配的、紫红色的狰狞肉棒，早已怒张挺立，仿佛一根烧红的铁杵，散发着惊人的热量。

“郭夫人，刚才只是开胃小菜。”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现在，才让你真正见识一下，我龙象般若功的……第十层境界！”

说罢，他俯下身，像抓小鸡一样将黄蓉从地上拎起，然后重重地将她推倒在身后的蒲团之上。他抓住黄蓉的双腿，不顾她的挣扎，粗暴地将它们分开，高高抬起，架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这个姿势，让黄蓉那刚刚经历过“内潮”洗礼的私密花园，毫无遮掩地、门户大开地暴露在了金轮法王的眼前。那片神秘的幽谷，因为方才气血的剧烈涌动而充血红肿，显得异常娇艳。湿漉漉的蜜汁顺着股缝缓缓流下，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烁着淫靡而屈辱的光泽。金轮法王发出一声满足的低吼，他握住自己那根滚烫的巨物，对准那泥泞不堪的穴口，没有丝毫的怜惜与前戏，腰身猛地向下一沉！

“啊——！”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响彻了整间石室。

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经历，金轮法王的侵犯，带着一种毁灭性的力量。他的肉棒粗大坚硬，每一次进入，都像是用一柄攻城巨槌，在狠狠地撞击着黄蓉的身体。

他的抽插，完全模仿着龙象般若功的运动法门。每一记都沉猛如山，力道层层叠加，仿佛永无止境。第一记，只是单纯的贯穿；第二记，力道便已倍增，撞得黄蓉五脏六腑都错了位；到了第三记，第四记……那股雄浑的力道，仿佛要将她的身体彻底捣成肉泥。

“噗嗤！噗嗤！噗嗤！”

沉闷而响亮的皮肉撞击声，在寂静的石室中回荡不休。黄蓉感觉自己就像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会被这狂暴的力量撕成碎片。她的双手死死地抓着身下的蒲团，指甲深陷其中，试图寻找一丝可怜的支撑。

（好痛……要被……要被捣穿了……）

（他的肉棒……好硬……好烫……像一根铁杵……）

金轮法王的目标很明确，他并非为了淫乐，而是为了“毁灭”。他要用这最原始、最野蛮的方式，将他最引以为傲的龙象之力，尽数灌入这个女人的体内。他要用他的肉棒，将她的丹田彻底“捣毁”，将她的武学根基，连同她的尊严与骄傲，一同碾得粉碎！

“郭夫人……你不是很能算计吗？你再算算……本座这一招，你该如何破解？”他一边疯狂地冲撞，一边在她耳边粗重地喘息。

黄蓉早已无法回答。她的意识在剧痛与被强行顶起的快感之间来回撕扯，口中只能发出一连串不成调的、混合着哭泣与浪叫的呻吟。

“啊……嗯……法王……饶……饶命……啊……太深了……”

她的求饶，换来的却是更为猛烈的侵犯。金轮法王仿佛要将这些年积压的仇恨与屈辱，在这一刻尽数发泄出来。他的每一次深入，都精准地、狠狠地撞击在黄蓉子宫的最深处，那感觉，就像是要将她的灵魂都从肉体中顶出来一般。

不知过了多久，在这般狂风暴雨般的蹂躏之下，黄蓉那早已被“龙象淫功”催发得无比敏感的身体，再次迎来了崩溃的边缘。

“啊……啊……不行了……要……又要……泄了……”

她的蜜穴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痉挛、收缩，层层叠叠的软肉死死地绞住那根正在肆虐的巨物，试图将那毁灭性的力量吞噬、化解。

“哼！想泄身？”金轮法令发出一声冷笑，“本座的龙象之力，岂是你能承受的！”

他大吼一声，仿佛一头被激怒的巨象，将龙象般若功的第十层心法催动到了极致。他这根粗大的肉棒，仿佛在瞬间又涨大了一圈，以一种开山裂石般的威势，对着那痉挛收缩的穴心，发动了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一击！

“啊——！”

黄蓉只觉得自己的整个小腹，仿佛被一颗流星狠狠击中，瞬间炸裂开来。一股前所未有的、混杂着极致痛苦与极致快感的洪流，彻底淹没了她的神智。她的眼前一片雪白，身体在一阵剧烈的、濒死般的抽搐后，猛地向上弹起，然后又重重地落下。

与此同时，金轮法王也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一股滚烫、粘稠、带着他雄浑内劲的精元，如火山喷发般，尽数射入了黄蓉身体的最深处。

一切，都归于沉寂。

黄蓉双目失神地躺在蒲团上，身体像一具被玩坏的布偶，一动不动。她的双腿还无力地架在金轮法王的肩上，在那被蹂躏得红肿不堪的穴口处，白色的浊液混合着殷红的血丝，正缓缓地向外流淌。

她的身体被彻底征服了，但比身体更惨的，是她的心，她的信仰。

（完了……一切都完了……）

（金轮啊金轮，你毁掉的，不仅是我的清白，更是对武学的全部信仰……）

她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两行清泪，无声地滑落，消失在鬓角的乱发之中。她知道，从这一刻起，那个智计无双、高傲自信的黄蓉，已经死了。活下来的，只是一个被武功强暴，连灵魂都被打上宿敌烙印的……玩物。

## 第二日：蛮力与阴毒，兽与尸的盛宴

自金轮法王那间诡异的练功石室被两名面无表情的蒙古卫兵拖拽而出时，黄蓉的神智仍旧陷于一片混沌的汪洋之中。那并非是单纯的疲惫，而是一种从武学根基、从毕生信仰之处被彻底颠覆、被连根拔起的虚无与战栗。她一生引以为傲的内力、经脉、气血，这些构成她“侠女黄蓉”之所以为侠女的根本，方才竟成了敌人用以淫辱她的最佳利器。龙象般若功那雄浑无匹的内劲，如跗骨之蛆，在她体内每一条经络中肆虐留下的余波，让她此刻每寸肌肤之下，似乎都还潜藏着被外力强行催发情欲的燥热与刺痒，一阵阵地撩拨着她已然脆弱不堪的神经。

她甚至来不及整理这副被“武功”强暴后破碎不堪的身心，便被架着，拖入了一间更为简陋、充满了原始恶意的刑房。

这刑房与昨日金轮那间尚有几分密宗禅意的石室截然不同，这里没有任何伪装，只有最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暴虐。空气中混杂着铁锈的腥气、干涸血迹的甜腻，以及一股潮湿的、仿佛从百年古墓中渗出的泥土气息，几种味道纠缠在一起，呛得人几欲作呕。刑房的正中央，一个巨大的X形木架狰狞地矗立着，粗糙的深色木料上，不知浸染了多少人的血与汗，呈现出一种暗褐色的、油亮的包浆，无声地诉说着曾在此处发生的无尽惨剧。

更让黄蓉心头一沉、如坠冰窟的，是木架两侧那泾渭分明的布置。左侧，一个半人高的巨大铜火盆里，上好的兽炭烧得通红，不时有火星爆裂，发出“噼啪”的轻响，灼热的气浪一波波扑面而来，将周围的空气都烤得微微扭曲，呼吸之间尽是滚烫的焦灼。而右侧，则静静地摆放着一个古朴的黑陶瓦罐，罐口敞开，里面盛满了乌黑潮湿的泥土，那土色阴沉至极，散发着一股陈腐的、混合着草根腐烂味道的阴冷气息，只消看上一眼，便让人联想到坟冢深处那不见天日的所在。

一热一冷，一生一死，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气息在这狭小的空间内激烈对峙、诡异交织，形成一个令人心胆俱裂的恐怖力场。

刑房的角落阴影里，站着两个人，正是昨日在忽必烈帐下，用那贪婪无度的目光将她赤裸的胴体凌迟了千百遍的达尔巴与潇湘子。

达尔巴那身形本就壮硕如熊，在跳动火光的映照下，古铜色的肌肤上贲张虬结的肌肉更显出一股爆炸性的力量感，每一块肌肉都仿佛蕴含着万钧之力。他铜铃般的巨眼死死盯着黄蓉，粗重的喘息声如同破旧的风箱，每一次呼吸都从鼻孔中喷出灼热的白气，眼神中是毫不掩饰的、野兽盯上猎物般的饥渴与浓烈仇恨。

而他身旁的潇湘子，则完全是另一个极端。此人干瘦如柴，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长袍松松垮垮地罩在身上，面色惨白，毫无血色，仿佛一具被抽干了精血的行尸。他懒洋洋地倚着墙，一双眼睛阴鸷地眯成一条缝，目光却如毒蛇的信子，黏腻而冰冷地在黄蓉赤裸的胴体上缓缓游走，从她精致的锁骨，到挺翘的乳尖，再到平坦的小腹，最后停留在那双修长玉腿之间的神秘所在。他那过分消瘦的脸颊上，竟还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微笑。

“师兄，”潇湘子那公鸭般的嘶哑嗓音率先打破了刑房内压抑的沉默，声音干涩，像是两片粗糙的砂纸在互相摩擦，“这名满南朝的俏佳人，身子骨想必也是极品。不知师兄想从何处下手，先行品尝啊？”

“吼！”达尔巴发出一声压抑的低沉咆哮，像是在回应，又像是在宣示自己的主权。他猛地向前踏出一步，厚重的鞋底踏在石板上，整个刑房的地面似乎都为之微微一震。他伸出蒲扇般的大手，毫不客气地直指黄蓉的正面，瓮声瓮气地吼道：“前面！归俺！俺要用师父传的龙象神力，把这臭娘们的骨头一寸寸碾碎！把她这身让师父他老人家蒙羞的骚肉，从里到外，彻底捣烂成泥！”

潇湘子阴阴一笑，那细长的、如同鸡爪般的手指在空中虚抓了一下，仿佛在品味着什么无形之物。“呵呵……也好，也好。这等蛮力冲撞的活计，师弟我素来不感兴趣，也怕污了我这身清净。”他的目光转向黄蓉那因恐惧而微微绷紧的雪臀与后庭，眼中闪过一丝病态的迷恋，“似这等极品女子的‘至阴之气’，唯有由后而入，方能品得其最纯粹的真味。她这副被桃花岛上乘内功滋养了几十年的上好皮囊，正是我修炼‘阴尸功’的绝佳鼎炉。前面的‘阳门’，便留给师兄尽情享用，莫要客气。”

这番对话，哪里像是两个武林高手的商议，分明是两头食人的恶鬼在分配一具新鲜的祭品！黄蓉听在耳中，只觉一股彻骨的寒气从脚底心直冲天灵盖，浑身的血液都仿佛要被冻结。她想开口怒骂，想奋力挣扎，可身体被金轮的内力折磨得酸软无力，连动一动手指都已是奢望，只能任由那两个蒙古卫兵上前，粗暴地将她架上那冰冷坚硬的X形木架。冰冷的铁镣“咔哒”一声锁住她纤细的手腕与脚踝，随着绞盘转动的“吱嘎”声，她的四肢被缓缓向四个方向拉开、绷紧。她的身体被彻底拉伸，呈现出一个最无助、最开放、最羞辱的“大”字形。那两座因生育和常年习武而愈发丰满傲人的雪峰，因身体的拉伸而更显挺拔高耸，两粒嫣红的乳珠在空气中微微颤抖。而她那双修长笔直的玉腿，更是被拉开了到了极限，使得腿心那片最幽秘、最私密的所在，连同那刚刚承受过帝王征伐、尚有些微红肿的娇嫩花瓣，都毫无遮掩地、屈辱地暴露在两个男人贪婪而又残忍的视线之中。（完了……这一次，是真的要被撕碎了……一个如野兽，一个如活尸……我黄蓉……竟要沦落到这般田地……靖哥哥……蓉儿……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最后一丝清明的思绪，在达尔巴那山峦般巨大的身影带着灼热的恶风逼近时，被彻底撞得粉碎。

### 【前方战线：达尔巴的‘力’与‘火’】

达尔巴的眼中只剩下狂暴的、燃烧的火焰。他三两下便扯掉了自己身上那本就简陋的皮毛衣物，露出那具比草原上最雄壮的巨熊还要骇人的古铜色躯体。而他胯下那早已怒不可遏的狰狞巨物，更是让黄蓉瞬间忘记了呼吸，瞳孔因极度的恐惧而猛然收缩。那早已怒张的肉棒，粗大得不成比例，简直不像人类所有，更像一根被炉火烧得暗红的攻城铜桩！黝黑的棒身上，一条条粗大的青筋如愤怒的虬龙般盘绕其上，直欲爆裂开来。那巨大的、蕈菇般的龟头，因极度充血而呈现出一种可怖的暗紫色，顶端的马眼微微开阖，仿佛一只饥渴的、即将吞噬一切的凶兽之口，隔着数尺之遥，黄蓉都能感觉到它散发出的滚滚热浪。

他没有丝毫的怜香惜玉，甚至没有任何言语和前戏。只是一声压抑的咆哮，便分开双腿，将那巨大的肉棒对准了黄蓉腿间那片早已因恐惧和屈辱而分泌出些许湿滑的所在，腰身猛地向下一沉，狠狠地向前一挺！

“啊——！”

一声凄厉到变调的惨叫自黄蓉喉中猛然冲出，却又在瞬间被那撕心裂肺的剧痛堵了回去，变成了不成声的、啾啾的抽气声。

痛！

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痛！

那感觉，不像是男女之间的交合，更像是被一根烧红的、粗糙的铁杵，硬生生、血淋淋地楔入身体！她的蜜穴在昨日忽必烈的征伐下本就有些红肿不堪，此刻在这等完全超越人体极限的巨物面前，所有的湿润和柔软都失去了任何意义。她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被强行撑开，被无情地撕裂，那娇嫩脆弱的肉壁发出不堪重负的、细微而又清晰的悲鸣。

（要……要被撑裂了……不……这不是交合……这是……碾碎……我的身子……要被他活活捅穿了！靖哥哥……救我……救我啊！）

达尔巴根本不理睬她的痛苦，甚至可以说，他要的，就是这种彻底的、毁灭性的快感。他的动作大开大合，毫无任何技巧可言，只是纯粹的、原始的力量宣泄。每一次抽送，都势大力沉，仿佛要将她的五脏六腑都从这小小的穴口中捣出来，再狠狠地碾成肉泥。沉重的木架在他狂暴的冲击下“吱嘎吱嘎”地剧烈摇晃，黄蓉感觉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快要被这头人形巨兽给活活撞散架。

他的双手也没有闲着。那两只铁钳般的大手，一只手抓住一只黄蓉那傲人的雪乳，用尽全身的力气地揉捏、抓拧、拉扯。那感觉，不像是爱抚，而是像一个面点师傅在揉搓一块没有生命的死面团。黄蓉甚至能听到自己乳肉被挤压得变形的声音，那剧烈的疼痛很快就转为一片火辣辣的麻木，她感觉自己的双乳仿佛已经不再属于自己，而是两团挂在胸前、随时会被捏爆的肉球。

达尔巴的脸上充满了施虐的快感，汗水如同小溪般从他古铜色的额头滚落，滴在黄蓉雪白的肌肤上，滚烫得吓人。他一边疯狂地抽插，一边用含混不清的语言咆哮着：“臭婊子！骚货！就是你！就是你害得我师父……俺今天……就要把你……禽死在这里！把你这身骚骨头……一根根……全部禽断！禽烂！”

灼热、胀痛、撕裂……黄蓉的意识在这一波波纯粹的暴力冲击下，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她的眼前，只有达尔巴那张因极度用力而涨红扭曲、汗如雨下的脸，那张脸上充满了活着的、狂暴的、毁灭性的力量。

而就在他快要被这股狂暴的“生”之痛苦彻底吞噬，意识即将沉入黑暗的瞬间，一股截然相反的、来自“死”的阴冷，如同毒蛇般，从她的身后悄然蔓延开来。

#### 【后方战线：潇湘子的‘冷’与‘死’】

与达尔巴那惊天动地的狂暴形成鲜明对比，潇湘子的动作是缓慢的、阴森的、充满着某种诡异步伐的。

他无声无息地来到了木架之后，黄蓉甚至没有察觉他的靠近。直到一双冰冷得不似活人的手指，轻轻地、如同羽毛般搭上她因拉伸而绷得笔直的光滑背脊。

那触感，让黄蓉浑身猛地一颤，瞬间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

那不是活人的手！

那手指僵硬、冰冷，不带一丝一毫的温度，就像是刚从三九天的冰窖里取出的尸体的手指。它们在她光滑的背脊上缓缓地、如同蛇行般游走，从她优美的肩胛骨，到她纤细的腰窝，再到她因被拉伸而挺翘浑圆的臀瓣，所过之处，留下一片冰冷的轨迹，仿佛要将她身体里最后一丝热量都无情地吸走。

黄蓉看不见身后的情形，但她能清晰地感觉到，潇湘子正缓缓俯下身，将他那张死灰色的脸凑近自己的臀部。一股混合着坟土的陈腐气息和某种不知名药草腐败味道的阴冷气息，若有若无地喷吐在她敏感的肌肤上。

（这是什么……好冷……像一条冰冷的、没有骨头的死蛇……正要钻进我的身体里……）

随即，一根同样冰冷、细长的东西，抵住了她身后那从未被任何外物侵犯过的、紧闭的菊穴。那东西不似达尔巴的肉棒那般灼热坚硬，而是带着一种玉石般的冰凉与死寂。黄蓉心中一凛，瞬间猜到，那定是潇湘子涂抹了某种阴寒药膏的阳具。

它没有立刻进入，而是在那紧闭的穴口缓缓地、极有耐心地研磨着。那感觉，不像是性交前的挑逗，更像是一个经验老到的仵作，在用一根冰冷的探针，仔细地、不带任何感情地查验一具新鲜女尸的隐秘之处。

就在黄蓉因这诡异的冰冷而全身僵硬，不知所措时，那细长的肉棒，开始缓慢而坚定地、不容置疑地侵入她的身体。

没有达尔巴那般山崩地裂的撕裂痛楚，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被冰冷的死物所玷污的、深入骨髓的恶寒与屈辱。那细长的阳具如同冰锥，缓缓地、一寸寸地开拓着她紧致温热

的后庭，冰冷的触感让她体内的肠道都仿佛要被瞬间冻结。这感觉，不像是被一个男人强奸，更像是被一件来自坟墓的、冰冷的、属于死亡的器物所贯穿。

更让她感到毛骨悚然，几欲发疯的，是另一种若有若无的触感。她感觉到，潇湘子那长长的、似乎涂抹着黑色坟土的指甲，正在她的臀肉上轻轻地、有节奏地划过。那力道极轻，并未划破皮肤，却带来一种冰冷而又诡异的刺痒，仿佛有无数只看不见的尸鳖，正在她的皮肤之下，贪婪地、兴奋地爬行。

(不.....不要.....这不是活人的阳具.....这是.....尸体的.....我.....我被一具尸体.....从后面.....)

她的意识，在这一刻，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混乱了。

### 【感官的错乱，混沌的地狱】

黄蓉的身体，被彻底撕裂成了两个互不相干、却又同时存在的、冰火两重天的战场。前方，是火山的爆发。达尔巴的攻城铜桩每一次狠狠的撞击，都带来灼热的、仿佛要将她从正中一劈为二的撕裂感。她的蜜穴早已在极致的胀痛中麻木，只能被动地承受着那毁灭性的贯穿，丰满的双乳被蹂躏得失去了知觉，只剩下火辣辣的痛。这是狂暴的、活生生的痛苦。

后方，是冰河的蔓延。潇湘子的僵尸冰棒在她体内缓慢而死寂地移动着，那股阴冷的感觉顺着她的脊椎一路向上，仿佛要冻僵她的灵魂。她的后庭被一种死气沉沉的、麻木的侵入感所占据，臀上那诡异的、如万蚁噬心的刺痒更是让她几欲发疯。这是阴冷的、死去的屈辱。

热与冷，生与死，动与静，痛与麻.....

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感知，如同两股滔天巨浪，从她身体的前后两个方向，同时向她的大脑发起了最猛烈的、最不讲道理的轰炸。她的大脑完全无法处理这种矛盾到极点的信号，她的神经系统在瞬间濒临崩溃。

她的视线在模糊中来回切换。时而是达尔巴那张因极度用力而涨红扭曲、汗如雨下的脸；时而又正是潇湘子那张毫无血色、神情阴鸷、挂着一抹死寂微笑的脸。一张脸代表着最原始的兽性，另一张脸则代表着最阴毒的死亡。

(我的身体.....不属于我了.....它是一块被野兽撕扯、同时又被尸体侵犯的腐肉。前方是狂暴的、活着的痛苦，后方是阴冷的、死去的屈辱。我分不清.....我分不清哪边更可怕.....我的意识.....在撕裂感和麻痹感之间来回跳跃.....要疯了.....我要疯了啊!)

她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那不是因为快感，而是因为神经系统的彻底过载。她想尖叫，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想哭泣，却流不出一滴眼泪。她的感官被彻底剥夺，又被以一种最残忍的方式强行灌入。

(我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完整的‘我’。我的蜜穴和乳房.....属于那头野兽。我的后庭和背脊.....属于那具行尸。我被分割了.....被肢解了.....)

达尔巴粗野的咆哮和潇湘子那若有若无的阴森笑声，混杂在一起，变成了某种无法理解的、来自地狱深渊的背景噪音。

然而，就在这无尽的痛苦与屈辱之中，在她那早已被折磨得麻木的身体深处，某个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最卑贱的角落，却因为这太过强烈的、矛盾的刺激，而悄然发生了一丝诡异的变化。

在达尔巴又一次凶狠地、直抵花芯深处的撞击，与潇湘子那冰冷的指甲恰好划过臀缝最敏感处的瞬间，两种刺激交汇于一点，黄蓉只觉得小腹深处猛地一紧，一股奇异的、完全不受控制的痉挛，从子宫深处猛然传来！那不是高潮，却比任何高潮都更让她感到恐惧和绝望。那是她的身体，在她意志之外，对这极致的凌辱做出的、最诚实的、也是最下贱的回应！

(不.....不! 身体.....你这下贱的叛徒! 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

这突如其来的、来自内部的背叛，成了压垮她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终，在一阵剧烈的、仿佛要将她灵魂都撕碎的痉挛中，黄蓉的意识彻底涣散了。她不再去分辨那冰与火的折磨，不再去思考那生与死的屈辱。所有的感知都融合成了一片混沌的、灰色的虚无。

她仿佛飘离了自己的身体，飘到了刑房的上空，冷漠地、麻木地看着下方那个被固定在木架上、被两个怪物从前后同时侵犯的、赤裸的女人。

那具肉体仍在颤抖，仍在被蹂躏，甚至还在可耻地、细微地迎合着。

但黄蓉知道，那已经不是她了。

黄蓉.....已经不存在了。

剩下的，只剩下两段正在被不同方式蹂躏的肉块。一块滚烫，一块冰冷。

### 第三日：器械与药石，波斯淫戏

前两日的地狱，已将黄蓉的精神与肉体反复碾磨，推向了崩溃的深渊。金轮法王以雄浑内力为名的奸淫，玷污了她对武学一生的信仰；达尔巴的纯粹兽欲与潇湘子的阴寒尸毒，则将她的感知撕裂成狂暴与死寂两个极端，让她几乎分不清自己是活着，抑或早已死去。她本以为，屈辱的尽头，人世间最不堪的折磨，不过如此。

然而，当她被两个粗鲁的蒙古兵从潮湿腥臭的石室中拖出，像拖一条死狗般扔进一座充满了异域气息的帐篷时，她才隐约明白，有一种绝望，是连作为“人”的资格都被剥夺的、彻底的物化。

这顶帐篷的主人，显然是那个满身珠光宝气、眼光如蛇般油滑的波斯商人尹克西。不同于蒙古包的粗犷简陋，这里地上铺着织工繁复、图案诡异的波斯地毯，柔软厚实的羊毛几乎能陷进脚踝。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而奇特的香料味道，甜腻中带着一丝辛辣，闻得久了，竟让人头脑阵阵发昏，四肢百骸都泛起一股懒洋洋的无力感。帐篷的角落里堆着几个敞开的珠宝箱，金银、宝石、玉器在昏暗的烛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仿佛一只只怪兽窥伺的眼睛。

黄蓉被重重扔在地毯中央，她赤裸的娇躯在柔软的毯子上微微弹动，身上青紫交错的鞭痕与指印，是前两日暴行的无声控诉。她挣扎着想要坐起，却发现四肢酸软欲折，丹田内力空空如也。连日来的化功散与无休止的泄身，早已将她这位名震天下的女侠，变成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

尹克西并未像之前的金轮等人那般急色，他穿着一身华丽的波斯丝绸长袍，慢条斯理地坐在一个铺着虎皮的绣墩上，端着一杯葡萄酒，饶有兴致地欣赏着黄蓉狼狽不堪的模样，就像一个最高明的玉匠在审视一块未经雕琢却满是裂痕的原石。在他身边，身材矮小、面目丑陋的尼摩星正用他那条标志性的铁蛇，一下一下地轻轻敲打着自己的手心，眼中闪烁着因身体残缺而生的、扭曲的暴虐凶光。

“郭夫人，”尹克西终于开口了，他的汉语说得颇为流利，只是声调古怪，像一条毒蛇在沙地上滑行时发出的“嘶嘶”声，“本王久居西域，也听闻夫人乃南朝第一才女，智计无双。想来对这世间的奇珍异宝，也该有些独到的见识。”

他说着，拍了拍手。一名侍从应声上前，将一个雕刻精美的紫檀木盒毕恭毕敬地放在他面前的矮几上。木盒打开，内里铺着明黄色的锦缎，上面静静地躺着几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古怪物件。

（又是何等闻所未闻的淫巧之物……这些人……竟将男女之事，玩弄到了这般田地……靖哥哥……蓉儿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黄蓉心中一凛，一股混杂着羞愤与绝望的寒意，让她浑身冰冷。

尹克西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脸上露出猫戏老鼠般的得意笑容。他像一个向最尊贵的客人炫耀稀世藏品的珠宝商人，用他那修长白皙、戴满宝石戒指的兰花指，拈起了其中一件。那是一根约莫七寸长、儿臂粗细的琉璃器物，通体剔透，毫无瑕疵，内里竟是中空的，雕琢着精细的螺旋纹路，在烛光下折射出五彩迷离的光晕。

“此物名曰‘冰火琉璃’，”尹克西将那琉璃阳具凑到黄蓉眼前，让她能清晰地看到其上每一丝纹理，他压低声音，淫笑道：“郭夫人请看，此物中空，可从尾部的小孔灌入冷水或热水。试想，当它在夫人体内，先是冰冷刺骨，冻得你那小穴不住痉挛收缩，再缓缓注入滚水，那冰火两重天之滋味，怕是比任何男人的肉棒都更销魂吧？”

黄蓉羞愤欲绝，猛地将脸扭向一旁，死死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发出一丝声音，可那“冰冷刺骨”、“痉挛收缩”的字眼，却像魔咒一般钻进她耳朵里，让她的小腹不由自主地一阵紧缩。

尹克西也不恼，又拈起第二件。那是一根由整块上等和田白玉雕成的玉势，色泽温润细

腻，入手便知价值连城。但其形状却无比淫邪，前端浑圆如龟头，根部则雕成如意之状，更奇特的是，他轻轻一晃，黄蓉便能听到内里传来“沙……沙沙……”的轻响，仿佛里面藏了无数细沙。

“此乃‘藏珠玉势’，”尹克西将玉势在自己掌心抛了抛，那“沙沙”声不绝于耳，“内藏七十四十九颗打磨得滚圆的汞珠。一旦进入夫人体内，只需稍稍晃动，这四十九颗汞珠便会如乱军突起，在夫人最娇嫩的穴肉中四处滚动冲撞，那滋味……啧啧，非亲身体验，不足为外人道也。任凭夫人是铁打的贞女，也要在这万千小珠的骚扰下，化作一滩春水。”最后，他从盒中取出一对银质的小夹子，造型精巧玲珑，如两只展翅的蝴蝶，蝴蝶的触须末端，各坠着一粒比米粒还小的铜铃。

“至于这个，”他的目光贪婪地落在黄蓉那虽饱受蹂躏却依旧丰满高挺的雪乳上，“此乃波斯宫廷秘制之‘锁心铃’。可将夫人的乳头或是那花心之上的嫩肉牢牢锁住，稍有动弹，便会铃声大作。既是情趣，也是一种……警告。让夫人在被玩弄之时，时时刻刻都能听到自己身体的淫荡回响。”

每一件物品的介绍，都像一把淬毒的刀子，将黄蓉的尊严一片片凌迟。她不再是一个需要用武力去征服的对手，而变成了一块砧板上的肉，一个用来测试这些淫巧之物功能的“试金石”。这种被彻底“物化”的屈辱，比任何拳打脚踢都更让她感到刺骨的寒冷。

“好了，本王的珍宝已展示完毕。”尹克西心满意足地拍了拍手，对尼摩星使了个眼色，“尼摩星大师，时辰不早，该请郭夫人‘品鉴’一番了。”

尼摩星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怪笑，拖着他的铁蛇走了过来。他眼中那因身体残缺而生的怨毒，此刻尽数化为施虐的快感。不等黄蓉反应，他已用那冰冷的铁蛇，闪电般缠住了黄蓉的右脚脚踝，稍一用力，黄蓉便被拖得在柔软的地毯上划出一道屈辱的痕迹。

“郭夫人，品鉴之前，还需服下此物，方能体会其中三味。”尹克西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巧的鼻烟壶般的瓷瓶，倒出一粒殷红如血的药丸，那药丸一出瓶，帐内的香料味似乎都浓郁了几分。他不容分说地捏开黄蓉的下巴，硬生生将药丸塞进她喉咙深处，又端起酒杯，将剩下的马奶酒尽数灌了进去。

药丸入喉，起初并无异样，但片刻之后，一股邪异的热流便从小腹丹田处轰然升起，如决堤的洪水，迅速流遍四肢百骸。黄蓉只觉得眼前景物开始扭曲、旋转，烛光化作了无数光怪陆离的色块，耳边的声音时而遥远如在天边，时而又在耳畔轰鸣作响。全身的皮肤都变得异常敏感，连地毯上最细微的羊毛触感，都像是无数根烧红的细针在轻轻扎刺。（是致幻的迷药……他们……他们要让我在神志不清中，承受这般……器物的玩弄……连反抗的意志都要剥夺……）黄蓉的理智在做最后的挣扎，但身体的反应却已然失控。那股邪火在她体内乱窜，最终尽数汇聚于下体，蜜穴中迅速瘙痒潮湿起来，竟是不由自主地流出了涓涓淫液。

就在她神思恍惚之际，尼摩星的铁蛇已经如附骨之疽般缠上了她的腰肢，冰冷的金属触感与体内升腾的邪火形成了诡异的对峙，让她忍不住发出一声压抑的呻吟。铁蛇越收越紧，将她的腰身牢牢固定，让她动弹不得，只能像一个即将被献祭的祭品般，屈辱地敞开自己的身体，等待着那些冰冷器物的入侵。

尹克西狞笑着，首先拿起了那根“藏珠玉势”。他并未涂抹任何膏脂，只是将那温润而冰冷的玉势前端，对准了黄蓉早已因药物而泥泞不堪的蜜穴入口。

玉石的冰冷触感，在被放大了无数倍的感官下，如同一块万年寒冰，瞬间让黄蓉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她下意识地想要并拢双腿，但尼摩星的铁蛇却死死缠住她的腰胯，让她的一切抵抗都化为徒劳。

“郭夫人，好戏开场了。”

尹克西低语着，手腕一沉，那光滑的玉势便毫无阻碍地滑入了她湿热紧致的甬道。尺寸

虽不及那些蒙古大汉的肉棒粗大，但玉石那坚硬而冰冷的异物感，却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被无机之物侵犯的空虚与屈辱。

(不……不……这只是块石头……一块冰冷的玉石……我的身子……怎会对一块石头……有感觉……)

她内心理智的尖叫尚未停歇，尹克西已经开始轻轻晃动玉势的根部。

“沙……沙沙……沙沙沙……”

那被封在玉势内部的四十九颗汞珠，随着晃动开始滚动，发出的声音在被药物扭曲的听觉中，竟如山崩海啸般轰鸣。而这声音带来的，是穴内翻江倒海般的刺激！那些细小的滚珠在她最敏感的穴肉深处，毫无章法地四处冲撞、碾压、摩擦，每一次滚动，都像是一道微小的闪电，在她的小腹深处炸开。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被肉棒抽插的快感，更细碎，更密集，更无法预料，也更无法抗拒。

“啊……嗯……唔……”黄蓉死死咬住下唇，却依旧无法阻止那羞耻的浪吟从喉间溢出。她的娇躯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腰肢无意识地前后摆动，似乎想要迎合，又似乎想要躲避那源自一块死物体内的疯狂骚扰。蜜穴内的嫩肉，更是不由自主地收缩、蠕动，仿佛想要将那作恶的玉势吞得更深。

“看来郭夫人很喜欢本王的这件藏品。”尹克西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他加快了晃动的频率，黄蓉的呻吟也随之变得急促而破碎。在药物的催化下，那玉珠滚动的快感被放大了百倍千倍，化作一波又一波雷鸣般的巨浪，狠狠拍击着她理智的堤岸。

(好痒……好难受……里面……像有几百只蚂蚁在爬……不……停下……快停下……啊……要……要去了……)

终于，在一阵急促到极致的“沙沙”声中，黄蓉只觉得脑中“轰”的一声炸开，眼前一片雪白，一股滚烫的阴精自身体深处喷薄而出，竟是在这冰冷的玉石玩弄下，迎来了第一次可耻的泄身。淫液混着汗水，将身下的波斯地毯浸湿了一大片。

高潮的余韵尚未散去，黄蓉浑身软得如一滩烂泥，尹克西却已经抽出了那根沾满淫液的玉势，又拿起了那根“冰火琉璃”。

“泄得好快，看来郭夫人的身子，比嘴上要诚实得多。接下来，是冰与火的盛宴。”

他先是从旁边的水囊里倒出冰冷的雪山融水，缓缓灌入琉璃阳具之中。然后，他将这根仿佛来自极北冰川的器物，再次对准了黄蓉刚刚经历过高潮、仍在微微翕动、敏感得无以复加的蜜穴。

“不……求你……不要……”黄蓉发出梦呓般的哀求，声音嘶哑而无力。

但她的拒绝只换来了更迅速的侵犯。冰冷的琉璃阳具整根没入，那刺骨的寒意让黄蓉的身体猛地一僵，穴肉不由自主地剧烈收缩，仿佛想要将这异物排出体外。然而，这痉挛般的收缩，反而让穴壁与冰冷的琉璃贴合得更紧，将那份寒意更清晰地传递到四肢百骸，让她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要被冻结了。

就在黄蓉感觉自己快要被冻僵之时，尹克西又从旁边一个烧着的小炭炉上提起一壶滚水，小心翼翼地对准琉璃阳具尾部的小孔，缓缓注入。

“咕嘟……咕嘟……”

液体被注入的声音，在死寂的帐篷里显得格外清晰。滚烫的热水顺着琉璃管壁流下，迅速将刺骨的冰冷驱散，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灼人的滚烫！黄蓉的蜜穴，在短短瞬间，经历了从寒冬到酷暑的剧变。那灼热的温度，透过薄薄的琉璃管壁，狠狠地烫着她最娇嫩的内壁，让她产生了一种仿佛正被一根烧红的铁棒狠狠奸淫的错觉。

“啊啊啊——！”她终于失声痛叫起来，声音凄厉而绝望。

但这还没完。当热水注满琉璃阳具，尹克西猛地将它向深处一顶，同时拔开了尾部的塞子。在压力之下，那滚烫的液体，竟如男子内射一般，带着一股强劲的力道，尽数喷洒

在她子宫深处！

（啊……射……射进来了……好烫……要被烧穿了……）

黄蓉的意识已经彻底模糊。在药物的幻觉中，她仿佛真的看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火焰魔神，正用他那仿佛能融化金铁的精液，灌满了她的身体。那并非高潮，而是一种被彻底融化、被彻底摧毁的、极致的错乱快感。她浑身剧烈抽搐，口中溢出白沫，双眼翻白，已然分不清现实与幻境。

尼摩星在一旁看得双眼赤红，他手中的铁蛇不知何时已经不再只是束缚，那冰冷的蛇头，竟在他的操控下，如一条真正的毒蛇般，在黄蓉平坦的小腹、光滑的背脊、浑圆的臀肉上四处游走、舔舐。在黄蓉的幻觉中，那冰冷的铁器真的变成了一条鳞甲森然的巨蟒，正用它分叉的信子，探索着她身体的每一寸，带来一阵阵冰冷而诡异的刺痒与恐惧。尹克西最后拿起了那对“锁心铃”。他狞笑着，一手粗暴地揉捏着黄蓉早已红肿不堪的玉乳，另一只手则准确地将那银质的小夹子，分别夹在了两边早已因连番刺激而挺立如红豆的乳尖上。

“啊！”

钻心的刺痛让黄蓉猛地清醒了一瞬，她低下头，看到自己雪白的乳峰上，那两只银色的蝴蝶正随着她急促的呼吸微微颤动。

“叮铃……叮铃……”

随着他手指的拨弄，清脆的铃声响起。这声音像是最后的丧钟，宣告着黄蓉作为“人”的尊严，已彻底死亡。

她被固定在地毯上，腰间缠着冰冷的铁蛇，双乳被银铃锁住，体内似乎还残留着玉石的震颤与琉璃的滚烫。她不再是被人强暴，她是被“物”玩弄。玉石、金属、琉璃……它们没有温度，没有情感，只有功能。这比被一个充满仇恨的男人侵犯更让她感到空虚和非人。因为在它们面前，她连一个“敌人”都算不上，她只是一个……用来测试它们功能的……器物。

（我一直知道，在我这副皮囊之下，藏着一个连自己都感到恐惧的、卑贱的灵魂。它渴望被征服，渴望在屈辱中寻找存在。但我以为，它至少需要一个‘人’，一个‘强者’作为对象。可现在……它竟然对这些冰冷的死物起了反应。我的身体，我的本性，比我想象的还要下贱，还要没有底线。）

（它不是在‘觉醒’，它是在向我展示它早已存在的、深不见底的堕落。原来，我的淫荡，连一个‘主人’都不需要，一件‘玩具’就足以让它摇尾乞怜。）

黄蓉的嘴角，缓缓勾起一丝绝望而凄厉的笑容。意识的最后一丝光亮，被无边的黑暗彻底吞噬。帐篷内，只剩下珠宝的幽光，和那两只蝴蝶银夹上，兀自响个不停的、清脆而又淫荡的铃声。

#### 第四日：演武场上的活靶，梅花桩上的淫花

日头已然升至中天，毒辣的阳光将蒙古大营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烤得滚烫。往日里只闻金铁交鸣、将士呼喝的演武场，今日却弥漫着一股别样的、混杂着尘土、汗臭与原始欲望的狂热气息。演武场的四周，密密麻麻地围满了数以百计的蒙古士兵，他们赤裸着古铜色的上身，肌肉虬结，一双双眼睛里燃烧着毫不掩饰的、野兽般的贪婪火焰，死死地盯着场中央。

兵器架上冰冷的刀枪剑戟，此刻仿佛也染上了这股燥热，在烈日下反射着刺目的寒光。场地正中，那一片令无数武人敬畏、用以磨练身法心智的梅花桩，此刻却像一座等待着祭品的祭坛，沉默地矗立在漫天尘土之中。

黄蓉便是那唯一的祭品。

她被两名粗壮的亲兵粗暴地押解至演武场中央，赤身裸体，不着寸缕。那身曾被忽必烈“恩宠”过的、象征性的丝袍早已不知去向，如今展现在千百双淫邪目光下的，是她那具历经三日地狱折磨、遍布青紫指痕与淡淡齿印的雪白胴体。她的手腕与脚踝被粗砺的长牛皮绳紧紧束缚着，绳索的另一端，分别握在四名士兵手中，将她牢牢控制在中央，如同一只待宰的羔羊。

一名头戴皮帽的蒙古将官大步走到她身前，用马鞭的末梢不带任何感情地挑起她的下巴，强迫她抬起那张混杂着屈辱、麻木与绝望的绝美脸蛋。他环视一圈，对着周围爆发出阵阵呼啸与嚎叫的士兵们，用洪亮得足以让整个大营都听见的声音高声宣布：

“大汗有令！这南朝第一女诸葛，郭靖之妻黄蓉，智计虽有，却终究是我大蒙古勇士手下败将！此等尤物，理应为我军中勇士享用！今日特设余兴节目，凡我军中勇士，皆可上台比武夺魁！最终胜者，便可在梅花桩之上，尽情享用这位南朝第一美人！用你们的肉棒，彻底捣毁她的傲骨，让她知晓，谁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此言一出，全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野兽般的欢呼与嚎叫。士兵们疯狂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挥舞着拳头，口中用蒙古语高喊着下流污秽的词语，那股汇聚了成百上千人欲望的声浪，仿佛要将天空都掀翻。

黄蓉跪在滚烫的尘土里，听着耳边震耳欲聋的狂潮，身体不可抑制地微微颤抖。

（梅花桩……爹爹曾教我于桩上习练“落英神剑”，七公也曾赞我身法轻灵，有如飞絮……这是习武之人磨练意志、追求武道巅峰的圣地……如今……如今我却要像一只待宰的母狗，被绑在这里，用最不堪的姿势，让这些最低贱的士兵轮番侵犯……他们不仅是在奸污我的身体，更是在践踏我、爹爹、七公……我们这一脉所有的武学尊严！靖哥哥……我们的尊严，就要被这些人的肉棒，在这梅花桩上，一寸寸地捣得粉碎……）

她的脑海中一片轰鸣，所有的智计，所有的谋略，在这一刻都化为苍白无力的笑话。她甚至生不出一丝反抗的念头，因为她知道，在这片以力量为尊的草原上，她唯一的价值，就是这具能引起他们无尽兽欲的身体。谁的拳头更硬，谁的武艺更高，谁就能占有她。这才是草原的法则，最原始、最野蛮、也最真实的法则。

黄蓉，彻底败给了这种法则。

比武很快便开始了。数十名蒙古勇士怒吼着冲入场中，用最直接的摔跤、角力进行搏杀。没有招式，没有技巧，只有肌肉与肌肉的碰撞，骨骼与骨骼的呻吟。胜利者在同伴的尸体上咆哮，失败者则被无情地拖下场去。这血腥而残酷的角逐，只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压在身下，狠狠奸淫那个曾让他们感到敬畏又嫉恨的南朝女侠。

最终，一名身形魁梧如铁塔、浑身肌肉盘结、名叫巴图的摔跤手，在扭断了最后一个对手的脖子后，发出了胜利的咆哮。他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与汗水，狞笑着，迈开沉重的步伐，径直走向那早已失魂落魄的黄蓉。

他像拖拽一头不听话的牲口一样，粗暴地抓住捆绑黄蓉手腕的皮绳，将她在尘土中拖行

了数步，一直拖到梅花桩下。黄蓉娇嫩的肌肤被粗糙的沙石磨得火辣辣地疼，几处地方甚至渗出了细密的血珠，与尘土混合在一起，显得狼狈不堪。

梅花桩高低错落，桩面打磨得极为光滑，在烈日下泛着油光，寻常人站立其上尚且不易，更遑论要在上面行那苟合之事。巴图显然对此早有准备，他并不急于进入，而是享受着周围士兵们羡慕与嫉妒的目光，开始以一种极其残忍而充满巧思的方式，布置他的“战场”。

他将黄蓉的身体强行抱起，用牛皮绳将她一只雪白玉足高高地吊在一根近乎齐胸的木桩上，而另一只脚，则被固定在另一根只及膝弯的矮桩上。如此一来，黄蓉的整个身子便被迫以一个极为扭曲的姿势向前倾倒，双手被反向拉扯，只能无力地垂着。这个姿势让她完全失去了平衡，只能将上半身的重量都压在中间几根木桩上。

粗糙坚硬的木桩顶端，正正地抵在她那对丰满硕大的雪乳之下，将两团柔软的肉球挤压得变了形，娇嫩的乳尖在木桩表面不断摩擦，传来一阵阵尖锐的刺痛。而她那丰腴饱满、曲线浑圆的雪臀，则因为双腿被极限拉开的缘故，不受控制地高高撅起，两片肥美的臀瓣向两侧分开，将中间那道幽深、湿润的肉缝，以及那早已被淫辱得微微红肿的蜜穴，毫无遮拦地、完完全全地暴露在全场数以百计的淫邪目光之下。

“吼！”

巴图发出一声满意的低吼。他走到黄蓉身后，用他那砂纸般粗糙的大手，在那两片因紧张与屈辱而微微颤抖的雪白臀肉上狠狠拍了一记，发出“啪”的一声脆响，震得那两团娇嫩的臀肉波浪般起伏。

“好屁股！南朝女人的屁股，就是比咱们草原上的婆娘要嫩！要滑！”

他在士兵们的哄笑声中，解开自己的裤子，掏出了那根早已硬得发紫、青筋盘结、尺寸惊人的粗大肉棒。他并不急于插入，而是握着那滚烫的凶器，用硕大的龟头，在那娇嫩的穴口来回磨蹭，将那本就湿润的肉缝，涂抹得更加晶莹剔透。

“啊……”黄蓉发出一声破碎的哀鸣。身体悬空，重心不稳，濒临坠落的巨大恐惧，与身后那不容忽视的、即将被贯穿的屈辱，如同两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攫住了她的内心。那粗大的龟头每一次擦过穴口，都像是一道电流窜过，让她的小腹一阵阵发紧。

（要来了……就在这里……当着所有人的面……像母狗一样……被这头野兽……）

巴图似乎很享受她此刻的恐惧，他俯下身，滚烫而腥臭的汗水滴落在黄蓉光洁的背脊上，让她恶心得一阵干呕。他用低沉的声音在她耳边嘶吼道：“叫！给老子叫出来！让所有人都听听，大名鼎鼎的黄女侠，是怎么在老子的肉棒下变成一条浪母狗的！”

话音未落，他腰身猛地向下一沉，那根凝聚了无尽蛮力的粗大肉棒，便带着撕裂一切的气势，狠狠地、毫无阻碍地、一捅到底！

“呃啊——！”

一声凄厉的、混合着剧痛与惊骇的惨叫，终于冲破了黄蓉的喉咙。

太深了！太粗了！那感觉不像是性交，更像是一根烧红的铁杵，被硬生生插入身体最柔软的核心。蜜穴内壁那些娇嫩的软肉被粗暴地撑开、碾磨，仿佛要被这蛮横的入侵者彻底捣烂。子宫口传来一阵剧烈的酸胀，让她瞬间眼前发黑。每一次撞击，都让黄蓉的整个身体在摇摇欲坠的梅花桩上剧烈地晃动，骨架仿佛都要被撞得散架。

她脚下踩着的木桩光滑无比，每一次晃动都让她感觉自己随时会从这高高的桩上摔下去，摔得粉身碎骨。这种极致的恐惧，反而让她穴中那被贯穿的痛楚与屈辱变得更加清晰、更加深刻。

“啪！啪！啪！”

巴图的动作大开大合，毫无任何技巧可言，只是纯粹力量的宣泄。他双手死死掐住黄蓉那两片丰腴的臀肉，将它们捏成各种形状，腰胯则如同打桩机一般，疯狂地、一下又一

下地进行着最原始的抽送。肉体撞击的闷响，混合着肉棒在泥泞穴中搅动时发出的“噗嗤”的水声，在空旷的演武场上回荡，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

下方的士兵们看得更加兴奋，他们开始下流地赌喝起来。

“赌巴图能禽她多久！”

“我赌他一刻钟之内就能把这娘们儿的骚水全给禽出来！”

“看那屁股扭的！怕是早就爽上天了！不愧是南朝第一骚货！”

这些污言秽语，如同一根根毒针，刺入黄蓉的耳膜，让她羞愤欲死。可她的身体，却在这剧烈的摇晃与贯穿中，渐渐产生了一丝可耻的、扭曲的反应。

（身体在摇晃……每一次都感觉要摔下去……好可怕……可是……穴里的顶弄……怎么会……感觉这么清楚……这么……深刻……）

濒死的恐惧，似乎成了一种最强烈的催情剂。每一次感觉身体即将失衡坠落的瞬间，穴心深处被肉棒狠狠撞击的感觉就会被放大十倍、百倍。那是一种混杂着毁灭与沉沦的诡异快感，让她的大脑一片空白。蜜穴深处竟不合时宜地渗出丝丝淫液，非但没能缓解那火辣辣的撑胀感，反而让那粗大的肉棒进出得更加顺滑、也更加深入。

“啊……嗯……不……不要……”

她的口中发出了连自己都感到陌生的、破碎的呻吟。这声音在空旷的场地中显得格外清晰，反而更加刺激了巴图的兽性。

“哈！这就受不了了？给老子夹紧点！你这小穴，就是天生给人禽的！”

他咆哮着，抽插得更加猛烈。汗水顺着他古铜色的脊背流下，将黄蓉的身体也浸得湿滑一片。黄蓉已经分不清，身上流淌的，是自己的汗水，是对方的汗水，还是……穴中被撞出的淫水。她的娇躯竟可耻地、细微地迎合起来，随着那蛮横的冲撞，无意识地扭动着腰肢，高高撅起的雪臀画出淫靡的弧线。

（不……不要……我这下贱的身子……在这种时候……在这种地方……竟然……竟然还会有感觉……我黄蓉……怎么会淫贱到这个地步……）

羞耻感如潮水般涌来，几乎要将她的理智吞没。可身体的背叛却愈发诚实。随着巴图又一次凶狠的撞击，正中花芯，一股强烈的酥麻电流从尾椎直冲天灵盖。

“啊……啊……不行了……要……要泄了……”

黄蓉的娇躯猛然绷直，足尖都蜷缩起来。她脑海中一片空白，只剩下被贯穿的、毁灭性的快感。一股滚烫的阴精由花芯深处喷薄而出，尽数淋在那根粗大的肉棒上，蜜穴内的软肉剧烈地痉挛、收缩，疯狂地绞榨着入侵的巨物。

“禽！这就泄了！真是个极品骚货！”

感受到那销魂的紧致吸吮，巴图也到了极限。他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将最后几十记冲刺尽数倾泻而出，一股滚烫腥膻的浊流，如同决堤的洪水，带着灼人的温度，狠狠地喷射在黄蓉的子宫深处。

他这才心满意足地拔出肉棒，任由那具被蹂躏得不成样子的雪白胴体，像破布娃娃一样挂在梅花桩上，微微地抽搐着。一股混合了精液与淫水的白浊液体，顺着她的大腿根缓缓流下，在阳光下闪着屈辱的光。

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巴图的“享用”结束之后，被士兵们拖了下去。演武场上，新一轮的血腥比武再次展开。很快，第二位胜者产生了。那是一名身材精悍的弓箭手，眼神像鹰一样锐利。他不像巴图那般粗野，脸上反而带着一丝玩味的、残忍的笑意。

他走到桩前，解下背上的长弓，取下弓弦。他并没有立即侵犯黄蓉，而是用那根坚韧的弓弦，巧妙地绕过黄蓉另一只被吊起的脚踝，然后用力一拉。

“啊！”黄蓉惊呼一声。她那本就被拉开的双腿，被这根弓弦以一个更加匪夷所思的角度，

向两侧拉伸到了极限，整个下体完全门户大开，连穴内被精液撑得满满的媚肉都清晰可见。

“这个姿势，靶子才够正。”弓箭手满意地笑了笑，然后扶着自己的肉棒，以一个刁钻的角度，从侧后方狠狠地刺了进去。

如果说巴图的侵犯是蛮力的碾压，那么这个弓箭手的奸淫，则充满了精准打击的恶意。他每一次抽送，都像是在寻找靶心一般，精准地顶弄着黄蓉穴内最敏感的那一点。弓弦深深地勒进脚踝的嫩肉里，传来阵阵剧痛，而这种痛楚，又让穴中的快感变得愈发诡异和强烈。

战争在循环，屈辱在升级。

弓箭手之后，又是一名使刀的胜者。他没有用刀锋，而是用那冰冷的刀鞘，在全场的哄笑声中，不轻不重地拍打着黄蓉那早已红肿不堪的雪臀。

“叫！给大爷们叫几声好听的！”他淫笑着，“叫得好听，大爷就赏你一泡热的！”

黄蓉紧咬着嘴唇，死死不让自己发出声音。可那刀鞘每一次落下，都带着一股阴冷的劲力，让她身体一颤，穴内便不由自主地一阵收缩。这种反应取悦了那个刀手，他大笑着，将黄蓉的身体翻转过来，让她正面趴在木桩上，丰满的双乳被压得几乎要窒息，然后从后方再度占有了她。

太阳渐渐西斜，橘红色的光芒将整个演武场染上了一层血色。

黄蓉已经不知道自己被多少人上过了。她的意识已经麻木，身体也仿佛不再属于自己。她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被不同的人摆弄成各种羞耻的姿势，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进入与内射。

汗水、尘土、男人的精液、她自己的淫水与泪水，混合在一起，在她雪白的肌肤上划出一道道肮脏的痕迹。粗糙的木桩表面，早已在她娇嫩的乳房、小腹、大腿内侧，留下了无数深深的压痕与细小的木刺，火辣辣地疼。

她的心，却比身体的任何一处伤口，都更加冰冷。

（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不知道被多少人上过……我已经麻木了……）

（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只是这演武场上的一件器物，和那些被射穿的箭靶、被砍断的木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用完了，便会有下一个人来。我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武勇，满足他们的欲望……）

（黄蓉……已经死了。死在了这座她曾经敬畏的梅-花-桩上。）

当最后一个士兵在她体内发泄完毕，心满意足地离开时，夜幕已经降临。两名亲兵走上前来，面无表情地解开捆绑她的绳索。失去了支撑的黄蓉，如同一滩烂泥，从冰冷的梅花桩上滑落，重重地摔在地上，激起一片尘土。

她甚至连动一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她只是静静地躺在那片混合了无数人痕迹的肮脏土地上，睁着空洞的双眼，望着头顶那片缀着零星寒星的、墨蓝色的夜空。

屈辱的第四日，结束了。而等待她的，将是更加深不见底的黑暗。

## 第五日：庆功宴上的活祭

夜，是蒙古草原的夜，辽阔、粗犷，带着牛羊的腥膻和野草的微苦。然而，在这座喧嚣沸腾的大营之内，夜色却被熏染得油腻而滚烫。最大的那座宴帐，如同一头匍匐在地、吞吐着欲望的巨兽，帐内透出的火光与人声，几乎要将这片星空都烧出一个窟窿。

帐内，数十个巨大的牛油火盆烧得“噼啪”作响，浓烟夹杂着肉香，熏得人头昏脑涨。一张张因酒精而涨红的、黝黑或苍白的脸，在跳动的火光下扭曲变形，宛如地狱绘卷中的恶鬼。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能将人理智溺毙的浓烈气味——烤全羊那肥腻的焦香、马奶酒特有的酸醇、男人们混杂着汗水与皮革的强烈雄性气息，以及从角落里那些西域香炉中飘散出的、甜得发腻的奇特香料味。这一切混杂在一起，发酵成一种能轻易点燃骨髓深处最原始冲动的催情烈药。

长长的桌案由数张厚重的木板胡乱拼接而成，上面铺着整张的华美波斯毛毯，毯上早已是杯盘狼藉。金银打造的酒器与餐盘被随意丢弃，烤得滋滋冒油的肥羊只剩下骨架，堆积如山的各色瓜果被捏得汁水横流。将领们早已酒过三巡，一个个面色潮红，大多已赤裸着上身，露出虬结的肌肉和狰狞的伤疤。他们怀中搂抱着不知从何处掳掠来的胡姬或宋女，放浪形骸地划拳行令，粗野的笑骂声与女人那夹杂着痛苦和谄媚的尖叫呻吟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曲蛮荒、堕落的淫乐之章。

金轮法王、潇湘子、尼摩星、尹克西这几位武林高手，作为忽必烈帐下最受倚重的爪牙，自然也位列上席。他们虽不像那些蒙古武将一般粗鄙不堪，举止间尚存几分宗师的架子，但眼中闪烁的淫光，却比帐内任何一团火焰都要来得灼热。他们像一群耐心等待着主菜上桌的饿狼，目光时不时地瞟向那厚重的帐门，喉头不自觉地上下滚动。他们知道，今夜的“主菜”，非同凡响。

就在这酒酣耳热，人欲即将沸腾至顶点的时刻，沉重的帐门被两名亲兵用力拉开。帐内那震耳欲聋的喧闹声，竟为之一滞，所有人的目光，无论清醒还是迷醉，都被齐刷刷地吸引了过去。

四名体格壮硕如熊的蒙古士兵，肩上抬着一张巨大的、由整块楠木雕成的托盘，脚步沉稳地走了进来。托盘之上，赤条条躺着的，正是被连续折磨了整整四日，早已被榨干了侠女风骨，只剩下一具绝美肉壳的黄蓉。

她刚刚被几名粗鲁的妇人用水冲洗过，身上那些干涸的血迹、精斑与泥污虽已除去，但那遍布全身的、深浅不一的青紫指痕，背臀上交错的、微微红肿的鞭印，以及双乳、秘穴等处被各色淫具反复折磨后留下的破损与烙印，在帐内明亮的火光下，反而显得愈发触目惊心。她那雪白滑腻、吹弹可破的肌肤，与这些象征着极致屈辱的印记，形成了最残酷、也最刺激的对比。这不再是一具单纯的女体，而是一件被无数暴行精心雕琢过的、散发着病态凄艳美感的艺术品。

士兵们将托盘稳稳地放在了长桌的正中央，粗暴地推开了那些碍事的杯盘。而后，他们熟练地解开黄蓉手脚上临时的束缚，用事先准备好的、柔软却异常坚韧的褐色皮绳，将她的手腕与脚踝，以一个舒展的“大”字形，分别牢牢固定在长桌的四角。

她的身体被完全拉伸开来，平坦紧致的小腹、浑圆挺翘的雪臀、修长匀称的双腿，以及那两座无论在何等境地都依然傲然挺立、弧度完美的丰满雪峰，便毫无遮掩、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她那幽深神秘的芳草萋萋之处，也在这般姿势下，微微敞开，仿佛在无声地邀请着什么。

这是一种献祭的姿态，一种将自身完全交出、任人宰割的姿态。

一名蒙古将官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他手中的牛角杯里，酒液几乎要洒出来。他用弯刀的刀背“当当”地敲着桌子，大着舌头吼道：“弟兄们！安静！大汗有令！这南朝第一女诸葛，郭靖的婆娘，黄蓉！曾用她的鬼蜮伎俩，让我大蒙古的勇士屡屡受挫！如今，她便是我

等的战利品，是我等胯下的玩物！”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桌上那具诱人无比的胴体，淫笑道：“为庆我等连日大胜，大汗特将此女献上，为我等今夜的宴席助兴！从现在起，她不再是人，她便是我们今晚最精美、最下贱的一道‘菜肴’！”

“嗷！嗷！嗷——！”

帐内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与野兽般的嚎叫，那些将领们眼中喷射出的欲望，几乎要凝成实质，将桌上的黄蓉当场点燃。他们看着那具完美而屈辱的胴体，就像看着一道已经剥光了壳、流着蜜汁、只等着被品尝的绝世佳肴。

（我是一盘菜……）

黄蓉双目紧闭，长长的睫毛在火光下投下两片黯淡的阴影，微微颤抖着。她的意识仿佛已经彻底脱离了这具正在被当众展示、估价的肉体，如一缕孤魂，飘浮在油腻而喧嚣的空气中，冷冷地、麻木地旁观着这一切。

（不，我连菜都不是，我只是……盛放菜肴的盘子。一件……有温度、会颤抖的器皿。）她的心，早已沉入了无底的冰窖。忽必烈的手段，比她一生中所能想象到的任何一种酷刑都要恶毒。肉体的折磨尚有尽头，可这种将她的人格、她的尊严、她作为“人”的存在感，用一种如此“文明”而又“优雅”的方式彻底抹杀的玩法，却是一种无休无止、永无尽头的精神凌迟。他们谈笑风生，他们大声祝酒，他们讨论着战功与下一个要攻占的城池里的女人，而她，黄蓉，东邪之女、北丐之徒、郭靖之妻，就这么赤裸裸地躺在他们所有人的视线中心，却又仿佛根本不存在。这种被彻底无视、彻底物化的屈辱，比任何淫言秽语、任何刀劈斧凿，都更具杀伤力，更能摧毁一个人的灵魂。

仪式还在继续，或者说，这场针对她的“烹饪”才刚刚开始。

几名面无表情的侍女端着银盘上前，开始在这具活生生的“餐盘”上，精心布置起今晚的“菜式”。她们的动作轻柔而高效，带着一种程式化的冷漠，仿佛面对的真是一件没有知觉的器物。

一名侍女用一支小巧的银质小勺，舀起一勺晶莹剔透、粘稠香甜的蜜糖，小心翼翼地、一圈一圈地涂抹在黄蓉那早已因连日刺激而变得无比敏感、微微挺立的乳尖上。蜜糖的温润与肌肤的温热交融，一种奇异的痒意开始蔓延。接着，侍女取来两颗刚刚从冰水中捞出、剥去了外壳的饱满荔枝，将那冰凉滑腻的果肉，轻轻地粘在了涂满蜜糖的乳尖之上。

“嗯……”

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带着哭腔的鼻音，从黄蓉的喉咙深处无法抑制地泄露出来。

那冰凉的、圆润的果肉，与那温热、坚挺的乳尖甫一接触，便激得她浑身猛地一颤！一股酥麻刺骨的强烈电流，以她的双乳为中心，轰然炸开，瞬间窜遍了她的四肢百骸！那感觉，就像是两根烧红的烙铁，被猛地按进了冰水之中，又痛又痒，又热又冷，几乎让她当场昏厥。她的整个上半身都控制不住地弓了起来，一对雪白的丰乳剧烈地颤抖着，若非四肢被牢牢固定，她几乎要当场弹离桌面。

（不……不要……好难受……）

黄蓉死死咬住牙关，将那即将冲口而出的浪叫硬生生吞回腹中，可身体的本能反应却无法掩饰。她能感觉到，金轮法王那冰冷的、如同实质的目光，正从不远处投射过来，像两把尖刀钉在她的身上，警告着她任何多余的动作。她必须保持静止，像一个真正的、没有生命的石雕。

可是，她的身体在尖叫，在背叛。

另一名侍女则将黄蓉那小巧可爱的肚脐，当成了一只天然的酒杯。她提起一个沉重的皮囊，将琥珀色的马奶酒缓缓注入，那微凉的液体顺着她平坦的小腹流淌，最终汇聚于她

的小腹中央，将那小小的凹陷完全填满。酒液的冰凉，不断刺激着她腹部最柔软的肌肤，让她的小腹肌肉不由自主地微微收缩。而在她纤腰两侧那优美性感的腰窝处，则被细心地摆上了几片切得薄如蝉翼的鲜红瓜片。

甚至连她那光洁无毛的腋下也未能幸免，被强行掰开手臂，夹入了一串沉甸甸、紫红得发黑的葡萄。那圆润的果实挤压着腋窝最敏感的神丛，每一次因为她身体不自觉的颤抖而产生的轻微摩擦，都带来一阵难以忍受的、深入骨髓的搔痒感。那是一种比疼痛更折磨人的感觉，让她想笑又想哭，身体扭动得如同上了岸的、濒死的鱼。

最后，一名侍女走到她的头前，将一枝含苞待放的、带着晨露的红玫瑰，轻轻塞入她的唇间。她被命令用嘴唇含住花枝，不能吞下，也不能吐出。那花瓣上细小的绒毛，不断搔刮着她的唇肉与舌尖，带来一阵阵微弱却持续不断的异样感。

布置完成了。桌案中央的黄蓉，此刻已然变成了一件活色生香、任人采撷的艺术品，一件融合了食物与肉体的、惊世骇俗的淫荡杰作。

“哈哈哈哈！有趣！当真有趣！”一名络腮胡、满身酒气的将领狂笑着站起身，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桌前，毫不客气地伸出那蒲扇般、布满老茧的粗糙大手，朝着黄蓉胸前那颗颤巍巍的荔枝抓去。

他的手指粗大而滚烫，在捏住那颗冰凉荔枝的同时，“不经意”地，用指腹与指甲，重重地一捻、一掐那被蜜糖包裹的、早已硬如珊瑚的娇嫩乳头！

“啊……嗯……”

一声压抑到极致的、混杂着痛苦与快感的呻吟，从黄蓉的齿缝间无法抑制地泄露出来。那一下又掐又捻的动作，仿佛是点燃了火药桶的引信，瞬间引爆了她胸前积郁的所有快感与痛楚。她的整个上半身都控制不住地猛然向上弓起，双乳剧烈地颤抖着，那颗被采摘的荔枝掉落在她赤裸的胸膛上，留下一道冰凉的轨迹。

（不……不要……身体……你这下贱的叛徒！怎么能……怎么能有感觉……）

黄蓉死死咬住嘴里的玫瑰花枝，花刺划破了她的唇角，一丝血腥味在口中蔓延开来。她试图用疼痛来对抗那股席卷全身的浪潮，却只是徒劳。

另一名尖嘴猴腮的将领凑了过来，他没有动手，而是俯下身，目标是她肚脐里的那杯马奶酒。他伸出长长的、猩红的舌头，像一条滑腻的毒蛇，直接探入她的小腹中央，卷起那微凉的酒液，贪婪地、一滴不剩地舔舐干净。

“嘶……”

黄蓉倒吸一口凉气。

温热而粗糙的舌苔，在她最敏感柔软的小腹上肆意刮过。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混杂着痒与麻的奇异感觉，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她的皮肤下钻营。黄蓉的身体再次剧烈地颤抖起来，她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小腹肌肉在不受控制地疯狂痉挛，一股灼热的暖流从丹田轰然升起，不受控制地直冲而下，涌向她那早已空虚泥泞的秘境。

“哈哈哈，好酒！好酒！这用南朝第一美人的肚脐盛的酒，果然别有一番滋味！又香又甜，还带着一股骚劲儿！”那将领舔完酒，抬起头，满足地大笑道，他的目光赤裸裸地在黄蓉的下体扫视。

紧接着，又有人来取她腋下的葡萄。那人手臂的每一次移动，都像是在用最柔软的羽毛，搔刮着她最怕痒的地方。她想躲，想缩起身体，可四肢被牢牢捆住，只能任由那股痒意蔓延，让她想笑又想哭，身体扭动得愈发剧烈，带着胸前的另一颗荔枝也摇摇欲坠。有人借着闻她唇间玫瑰花香的机会，将混着浓重酒气的灼热呼吸，尽数喷在她的脸上，那股气息仿佛带着侵略性，要钻进她的每一个毛孔，让她感到一阵阵的晕眩。

每一次手指的触碰，每一次舌头的舔舐，每一次气息的拂过，都像一道道电流，不断地击穿她用理智与羞耻心筑起的堤防。她被命令像死人一样躺着，但她的身体却比任何时

候都更“活”。它在无声地、可耻地、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向高潮的边缘，泉水般的爱液早已从腿心深处汨汨涌出，将身下的波斯毛毯都浸湿了一大片，散发出她独有的、甜腻而催情的体香。

然而，这一切，都还只是前戏。

真正核心的、最恶毒的、能将她彻底摧毁的玩法，被巧妙地隐藏在宴席最不起眼，却又最核心的位置。

黄蓉清晰地记得，在她被抬上桌之前，在那间冰冷的准备室里，有一名神情麻木的侍女，将一颗用坚韧的黑色丝线系着的、被冰镇得几乎要结霜的、鸽蛋大小的浑圆玉珠，缓缓地、不带一丝情感地、深深地塞入了她的蜜穴之中。

那冰冷坚硬的、完全不属于人体的触感，让她当时就羞愤欲死，身体本能地收缩抵抗，却被侍女用更粗暴的力道捅了进去。玉珠停留在她身体的最深处，不断散发着寒气，刺激着她最娇嫩的内壁。而那根长长的、几乎看不见的黑色丝线，则顺着她的股缝延伸出来，在她被抬上桌后，被另一名侍女巧妙地、紧紧地系在了桌案中央那盘最精美的、被所有将领虎视眈眈的烤羊腿的腿骨之上。

这意味着，谁要去夹那块最肥美的羊肉，就必然会牵动丝线。

而那冰冷的玉珠，就会在她体内最深、最湿热、最敏感的地方，被狠狠地、猛地……向外拉扯一下。

“来来来！吃肉！吃肉！光喝酒有什么意思！”

终于，一名喝得醉眼惺忪的独眼将领，挥舞着手中那柄尚带着血腥味的弯刀，咆哮着，朝着那盘烤羊腿狠狠地插了过去。

黄蓉的心，在那一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她的瞳孔骤然收缩。

（不要……不要碰那里……求求你了……）

她的理智在脑海中疯狂地尖叫，哀求。

“噗！”

锋利的刀尖，精准地插入了烤得焦黄流油的羊腿肉中。那将领显然是饿极了，手腕用力一翻，一大块烤肉便被他狠狠地撬了起来。

与此同时——

“唰！”

那根连接着她身体最深处秘密的黑色丝线，被瞬间绷直到了极限！

“啊——！”

一声短促而尖锐到变了调的、完全无法压抑的凄厉惊叫，从黄蓉的口中爆发出来！那枝玫瑰花被她喷出的气息冲得飞了出去！

那颗冰冷的玉珠，在她那早已泥泞不堪、滚烫如火的蜜穴深处，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狠狠地向外一扯！它刮擦过层层叠叠的娇嫩肉壁，带来一阵撕裂般的剧痛，然后又随着丝线的放松而猛地弹了回去，重重地撞击在她那早已敏感至极的子宫口上！

那感觉……根本无法用任何言语来形容。

就像是有人用一根被冰冻过的、带着倒刺的铁签，猛地刺中了她全身所有欲望与神经的汇集点。一股无比强烈、无比凝聚、无比暴虐的快感，如同火山喷发，从她的子宫深处轰然爆发，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了她的四肢百骸！

她的眼前猛地一黑，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帐内的喧嚣、火光、人影……全都化为乌有。她的感官世界里，只剩下那一点冰冷而暴虐的震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毁天灭地般的极致淫乐！

她的腰身完全不受控制地向上疯狂弹起，达到了皮绳所能允许的极限，形成一个惊心动魄的弧度，然后又重重地摔回桌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她的双腿疯狂地绷直，脚趾

因为极度的痉挛而扭曲在一起。一股股滚烫的、带着腥膻气息的淫液，如同开闸的洪水，从她的腿心深处喷薄而出，将身下的波斯毛毯彻底浸透，甚至顺着桌沿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

她……竟然就这么当着所有人的面，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扯得当众失禁、泄身！

全场先是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疯狂、更加残忍的哄笑声。

“哈哈哈哈！看！看！女诸葛尿了！被一块肉给干尿了！”

“这玩法才叫带劲！比干真人还爽！再来！再来一个！”

那些将领们仿佛发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新大陆，一个个都把贪婪的目标对准了那盘烤羊腿。他们不再是为了吃肉，而是为了享受这种能远程操控南朝第一美女身体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快感。

他们开始轮流用刀、用手、甚至用筷子，去戏弄、去触碰那块肉。

每一次触碰，都意味着丝线的一次牵动。

每一次牵动，都意味着黄蓉体内的一次猛烈跳动。

每一次跳动，都意味着她的一次剧烈颤抖、一次崩溃的尖叫和一次失禁般的泄身。

（不……停下……求求你们……停下……啊……又来了……）

黄蓉的意识已经彻底混乱。她像一个被反复施以电刑的囚徒，每一次高潮带来的虚脱感尚未散去，新一轮的、更加猛烈的刺激便接踵而至。她的身体在尖叫，她的灵魂在哭泣，但她却连一丝反抗都做不到。

最可怕的是……在经历了最初的羞愤、恐惧与绝望之后，一种病态的、连她自己都感到战栗的、扭曲的情绪，开始从她灵魂最黑暗的角落里，如同毒蘑菇一般，疯狂地滋生出来。

她开始恐惧有人去碰那盘烤羊腿，恐惧那一次次将她撕裂的刺激。

却又在心底深处，不受控制地、病态地……期待着。

每一次看到有人举起刀叉，她的心都会提到嗓子眼，身体会不自觉地绷紧。而每一次丝线的牵动，都成了她与这些施虐者之间一次心照不宣的、无比淫秽的合谋。她从一个纯粹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在恐惧中，渴望着下一次刺激的同谋。

她，成了自己受辱的同谋。

不知过了多久，当那盘烤羊吞只剩下光秃秃的骨架，当黄蓉身下的毛毯已经完全被她泄出的爱液浸透，散发出浓郁的腥甜气味时，宴会的气氛也达到了最高潮。

将领们显然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隔靴搔痒的“文明”玩法了。

“干她！上桌干她！”

不知是谁第一个面红耳赤地吼出了声。

一名身材最为魁梧、浑身肌肉虬结得如同花岗岩的将领，狂笑着将面前的酒杯狠狠摔在地上，他一脚踏上桌子，三两步便走到了黄蓉的面前，高大的身影投下大片的阴影，将她完全笼罩。

他低头看着这具被食物、酒水和她自己的体液弄得一片狼藉的胴体，眼中燃烧着最原始、最不加掩饰的兽欲。他甚至懒得去解开那根系着玉珠的丝线，而是直接扯开裤子，掏出了自己那早已硬得发紫、青筋盘结、尺寸惊人得如同驴马的肉棒。

他粗暴地分开黄蓉那因为不断泄身而微微颤抖的双腿，对准那早已被玉珠和淫水刺激得红肿不堪、微微张开、泥泞不堪的穴口，没有丝毫的怜惜，腰身向后一蓄力，随即狠狠地向前一挺，一插到底！

“噗嗤——！”

一声粘腻、沉重、令人牙酸的入肉声，在喧嚣的帐内清晰可闻。

“啊——！”

这一次，黄蓉发出了凄厉而又带着无尽解脱感的长长浪叫。

那根滚烫、粗大的肉棒，在混着马奶酒、瓜果碎屑和她自身淫液的滑腻中，野蛮地、不容置疑地冲撞了进来。那颗冰冷的玉珠被这股巨力撞得更深，与那灼热坚硬的龟头死死地挤压在一起，带来一种冰火两重天的、前所未有的、肮脏而暴虐的极致快感。

这种快感，瞬间淹没了她残存的最后一丝理智。

（我竟然……竟然在自己被当成食物的屈辱中，在这种肮脏的、混乱的场景里……找到了新的、更刺激的快感……）

黄蓉的脑海中，闪过最后一个清醒的念头。

（黄蓉啊黄蓉，你真的……无可救药了。）

随即，她的意识便被彻底吞噬，只剩下一具迎合着暴行的肉体。

那将领在她身上疯狂地冲刺着，每一次都顶得极深，仿佛要将她的子宫都捣碎。帐内其他的男人则狂叫着为他助威，下流的词语不绝于耳。很快，他又被另一个急不可耐的人推开，第二个、第三个……他们轮流站上桌子，将这具活祭品当成公共的、可以随意发泄的泄欲工具。

食物的碎屑被男人的身体碾入她的肌肤，冰凉的酒液顺着她的身体流淌，男人们滚烫的汗水和腥膻的精液，一层又一层地覆盖在她的身上，混合在一起，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

她不再是一个人，甚至不再是一件器皿。

她只是这场末日狂欢中，一个肮脏的、混乱的、承载着一切淫秽与堕落的中心点。

她的哭喊早已变成了断断续续的、破碎的呻吟，她的挣扎早已化作了无意识的、讨好般的迎合。

在这座由欲望和酒精搭成的、永无止境的地狱里，黄蓉的人格，被彻底溶解，被反复践踏，最终化为虚无，连一丝残渣，都未曾剩下。

## 第六日：人尽可夫的军妓营

前五日的炼狱，已将黄蓉的精神与肉体反复淬炼捶打，推向了崩坏的边缘。当庆功宴上最后一名粗野将领，在她那被酒渍、肉糜与淫液玷污得不成样子的身体里泄尽精元，又如丢弃一件垃圾般将她随意推开时，她以为这便是屈辱的终点。然而，她万万没有料到，忽必烈为她精心准备的地狱，其深度远超她的想象。真正的终点，是一个连地狱本身都显得慈眉善目的所在。

她被两个面无表情的亲兵像拖拽死狗一般，从那片狼藉的宴帐中拖出。冰冷的夜风如刀子般刮过她赤裸的肌肤，让她昏沉的意识有了一丝刺痛の清醒。她娇嫩的背脊和臀肉在粗糙的沙地上被强行拖行，无数细小的石子划破了凝脂般的肌肤，留下一道道火辣辣的刺痕。可这点皮肉之痛，与她内心里那片广袤无垠的麻木相比，已然微不足道。

最终，她被重重地扔进了一座巨大而破败的营帐。甫一进入，一股浓烈到令人几欲作呕的浊气便瞬间包裹了她。那是廉价的马奶酒发酵过度的酸腐气，是无数男人从未洗涤的衣物上蒸腾而出的厚重汗臭，是劣质兽油灯燃烧不全的呛人烟味，更有一种深沉的、混杂了绝望、淫欲与秽物的腥臊之气，盘踞在营帐的每一个角落，侵入她的每一个毛孔。帐内光线昏暗，几盏油灯在穿堂风中摇曳，将人影拉扯得如同鬼魅。人声鼎沸，喧闹不堪，粗野的笑骂声、赌博的呼喝声、醉酒后的嚎叫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曲人间地狱的交响。

一个身形臃肿、脸上涂抹着厚厚劣质脂粉的蒙古老妇人，扭动着肥硕的腰肢走了过来。她那双浑浊的眼睛在黄蓉赤裸的胴体上扫视了一圈，就像一个经验老到的屠夫在打量一头待宰的牲口，眼神里没有半分惊艳，只有盘算价值的冷漠与麻木。她伸出粗糙得如同树皮的手指，毫不客气地捏了捏黄蓉那依然饱满挺立的乳房，又重重地拍了拍她浑圆紧绷的雪臀，这才发出一声含混不清的咕哝，算是表示满意。

“还算是个好货色，”老妇人用生硬干涩的汉语说道，声音沙哑得像是两块砂石在互相摩擦，“可惜，王爷有令，不能卖高价。”

说罢，她从腰间解下一个早已准备好的木牌。那木牌边缘粗糙，满是毛刺，上面用弯曲曲扭的蒙古文草草刻着几行字。老妇人拿过一根粗劣的麻绳，熟练地穿过木牌上的小孔，然后不带任何怜惜地，将它套在了黄蓉雪白修长的脖颈上。粗糙的麻绳瞬间便勒出了一道红痕，而那冰冷坚硬的木牌垂在胸前，正贴着双乳间那道深深的沟壑，像一块冰冷的墓碑，庄严地宣告着她过往一切身份的彻底死亡。

黄蓉自然是看不懂那上面的文字，但她用尽残存的智计，也能分毫不差地猜到，那上面所写的，无非是她此生最引以为傲、也最不愿在此刻被提起的身份。

（前南朝丐帮帮主，郭靖之妻……）

这个念头如同一条淬毒的冰蛇，猛地钻入她的脑海，让她控制不住地浑身一颤。曾几何时，这是何等的荣光，是她在江湖上安身立命的基石。而现在，它成了一个被明码标价的商品标签，一个引诱无数卑贱雄性前来交媾的淫荡招牌。

（我的价值……如今只剩下这个了吗？用靖哥哥和我的名头，来为这些蒙古鞑子助兴……）

老妇人粗暴地将她推到营帐一角的一张破旧地毯上。那地毯早已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上面满是黑褐色的污渍和早已干涸的不明粘液，散发着阵阵令人作呕的酸腐气味。黄蓉就这么一丝不挂地躺在那里，像一件被随意丢弃的破败祭品，等待着她的“享用者”。

很快，第一个男人便走了过来。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普通士兵，满脸横肉，眼中闪烁着最原始、最不加掩饰的欲望之火。他手里紧紧捏着一个脏兮兮的小布袋，走到老妇人面前，几乎是扔了过去。老妇人不满地嘟囔了一句，却还是掂了掂分量，解开袋口瞥了一眼，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示意交易完成。

那士兵脸上立刻绽开一抹狞笑，搓着一双肮脏的大手，大步流星地向黄蓉走来。他甚至没有多看一眼她那张曾令无数英雄豪杰倾倒的绝世容颜，目光径直地、贪婪地落在那对因羞辱和寒冷而微微颤抖的丰满玉乳上。

（一小袋盐……这就是我现在的价值……靖哥哥……我们的女儿……在他们眼中，或许还不如一匹好马……）

黄蓉的心，如同被绑上了一块巨石，笔直地沉入了无底的深渊。她想起长腿将她献给忽必烈时，那份作为“奇功一件”的珍贵；想起忽必烈将她视为可以动摇襄阳军心的重要“战利品”。短短数日，她的价值便从一件能影响国运的奇货，断崖式地跌落到只值一小袋盐的境地。从云端到泥沼，原来，真的只在转瞬之间。

那士兵粗暴地扑了上来，沉重如山岩的身体压得她几乎窒息。他没有任何前戏，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一个亲吻或抚摸都吝于给予。他只是急切地、蛮横地分开了她的双腿，握住自己那根早已因兴奋而硬挺如铁、散发着浓重腥膻味的肉棒，对准那片早已被无数人开拓过、此刻却依旧紧致的泥泞之地，便狠狠地一沉腰，整根没入！

“啊……！”

一声破碎而短促的痛呼，终于从黄蓉早已咬出血丝的唇间溢出。并非因为肉体的疼痛，经过这几日地狱般的轮奸，她的身体早已习惯了被各种尺寸的阳具贯穿。这声痛呼，来自于灵魂深处。这种纯粹的、不带任何情感的、只为泄欲的侵犯，比之前任何一种精心设计的凌辱，都更让她感到自己人格的渺小与虚无。她不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玩物，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器物，一个供人发泄的温暖肉洞，仅此而已。

男人的动作大开大合，毫无技巧可言。每一次抽插都像是夯土的木桩，沉重、单调，却又力道十足。他口中喘着粗重的鼻息，汗水混合着身上的污垢，一滴滴落在黄蓉的脸上、胸前，滚烫而又肮脏。黄蓉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试图将自己的意识从这具正在被无情蹂躏的肉体中抽离出去。

她开始数数。

“噗嗤……”一次撞击。

“噗嗤……”两次撞击……

肉棒在窄小的蜜穴里进进出出，带出粘腻的淫液，发出令人面红耳赤的湿响。男人的喘息越来越重，动作也越来越快，如同不知疲倦的野兽。终于，在一声压抑的、野兽般的低吼中，他猛地一挺，将整根肉棒深深地、狠狠地顶入了她的子宫深处。一股滚烫的浊液，带着他最原始的生命力，如决堤的洪水般射入了她的身体。

他甚至没有片刻的温存，便立刻抽身而出，那根尚在微微抽搐的肉棒上，还挂着她与他的混合体液。他草草地提起裤子，头也不回地走掉了，仿佛刚刚只是完成了一次最寻常不过的便溺。

黄蓉麻木地躺在那里，双腿还无力地大张着，腿间一片狼藉，白浊的精液顺着大腿根缓缓流下。她甚至来不及合拢双腿，驱赶那份被侵入的屈辱感，第二个男人便已带着满身的酒气，狞笑着走了过来。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

他们像一条流动的、肮脏的河，前赴后继地涌向她这片小小的、早已泛滥成灾的洼地。他们有的高，有的矮，有的壮，有的瘦。他们的肉棒有的粗，有的细，有的长，有的短。但他们的眼神都是一样的贪婪，他们的动作都是一样的粗暴，他们发出的喘息声也都是同样的污浊。

渐渐地，黄蓉不再感到疼痛，也不再感到尖锐的羞辱。她的感官似乎被一层厚厚的茧包裹了起来，心灵也筑起了一道冰冷的壁垒。她看着他们一张张因欲望而扭曲的脸，听着他们一声声粗重的喘息，闻着他们身上混杂的汗味与酒气……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模糊，融合成一片混沌而遥远的背景噪音。

(没有恨.....没有怒.....甚至.....连屈辱的感觉都淡了.....我的心，是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沙漠了吗?)

她成了一条流水线上的产品，被不同的男人使用、抛弃，再被下一个人捡起。而她那曾经承载着绝世智慧的头脑，和那具曾被无数次赞美为天下第一的美妙胴体，竟然在这无休止的、机械式的奸淫中，开始本能地寻求一种可悲的“技巧”。

起初，她只是僵硬地承受着，每一次撞击都让她感到五脏六腑都在震荡。后来，她无意识地发现，如果将腰肢微微抬起，浑圆的雪臀稍稍后撅，就能更好地迎合男人的冲刺角度，让他们更快地找到快感，也更快地结束。如果在大腿内侧施加一点力气，将那早已泥泞不堪的穴口夹得更紧一些，他们射精的时间似乎也会因此而缩短。

当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时，一股比被当众轮奸更深的悲哀与自我厌恶，如同冰冷的海水，瞬间淹没了她。

(黄蓉啊黄蓉.....你这下贱的身体.....你这卑微的头脑.....竟然.....竟然在自己学习如何做一个更称职、更有效率的娼妓.....)

(可怜黄蓉空负绝世武功和无双智计，如今却将这份智计，用在了计算如何调整姿势，能让自己承受最少的痛苦，能最快地“完成任务”之上.....)

她成了一具会呼吸、会调整姿势以方便男人插入的、完美的性爱工具。她的口中甚至会无意识地溢出几声破碎的呻吟，那不是因为痛苦或快感，而是一种机械的、为了取悦身上男人的本能反应。她甚至学会了在男人即将射精、开始最后冲刺时，用蜜穴里层层叠叠的嫩肉进行一阵有节奏的收缩，以换取对方更早地结束这场无望的折磨。

她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被多少人上过。几十个？上百个？已经不重要了。她的意识开始漂流，在过往的回忆与眼前的屈辱之间来回穿梭。她想起了桃花岛上的灼灼芳华，想起了烟雨楼中的智计无双，想起了襄阳城头与靖哥哥并肩作战的峥嵘岁月.....那些画面越是美好，就越是衬托出此刻的她有多么肮脏与卑贱。

就在她神志恍惚，以为自己会在这无尽的队列中麻木至死时，一张模糊却又带着一丝刻骨铭心之熟悉的脸，如同一根烧红的铁钎，猛地刺破了她混沌的视野。

那是一个身材瘦小、相貌猥琐的士兵。他的眼睛不大，却闪烁着一种贪婪而又胆怯的混合光芒。他的嘴角挂着一丝讨好的、却又无论如何也掩不住得意的笑容。

是小伍!

不，或许不是他，只是一个与他长得极其相似的蒙古兵。但这张脸，这张曾对她有过龌龊幻想、参与过早期凌辱、最后又被她用智计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脸，已经如同烙印一般，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记忆里。

黄蓉的心脏猛地一缩，那早已麻木的神经仿佛被间接触通了高压的电流，所有的痛苦、屈辱、绝望、悔恨，如开闸的洪水般，在这一瞬间汹涌而至，冲垮了她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心理壁垒。

这个酷似小伍的士兵，显然也认出了她。他脸上的得意之色更浓了，甚至还带着一丝病态的、复仇般的无上快感。他走到黄蓉面前，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急着扑上来，而是享受地蹲下身子，用那双贼溜溜的眼睛，肆无忌惮地、一寸一寸地打量着她这具早已被蹂躏得不成样子的玉体。

“黄.....黄女侠.....”他开口了，声音尖细，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颤抖，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嘿嘿.....没想到吧.....你.....你也有今天。”

他伸出肮脏的手，用那粗糙的指尖，轻轻触碰了一下黄蓉脖子上的木牌。

“啧啧，郭靖之妻.....才值一场赌局的彩头啊。”他摇着头，语气里充满了小人得志的、令人作呕的嘲讽。

黄蓉死死地咬着嘴唇，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掌心的嫩肉里，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她曾有

机会杀了小伍，不止一次。她曾在他面前，保持着智计与身份上的绝对优越。她曾像猫戏老鼠一样，看着他在自己的计谋中狼狈不堪。

而现在，他和其他人一样，可以名正言顺、毫无顾忌地占有她。他甚至不需要付出一小袋盐的代价，因为前一个赌局的胜利，已经让他赢得了“享用”她的权利。

他们之间，最后的那一点点微妙的权力关系，也在此刻，被彻底颠倒，碾得粉碎。

他狞笑着，慢条斯理地解开自己的裤子，露出那根与他身材同样瘦小的肉棒。他享受着这种精神上的征服感，将那根东西凑到黄蓉的脸前，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的口吻说道：“舔干净。”

黄蓉的身体彻底僵住了。

“怎么？黄女侠如今架子还这么大，不愿意伺候人了？”他冷笑着，一把抓住黄蓉乌黑的秀发，将她的脸强行按向自己的胯下，“你现在就是个任人禽的婊子！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给老子舔！”

屈辱的泪水混合着男人肉棒上那股熟悉的腥臊气味，一同涌入黄蓉的口中。她的舌头被迫地、机械地在那根细小的东西上舔舐着，每一次吞吐，都像是在吞咽自己的尊严与灵魂。这一刻，她感觉自己被彻底抽空了。

小伍发出一阵满足的、压抑的笑声。他享受够了这种视觉与精神上的双重征服，才将黄蓉推倒在地，像之前的无数个男人一样，从后方进入了她的身体。

他的动作并不激烈，甚至有些笨拙，但每一次不甚深入的抽插，都像一根针，精准地刺在黄蓉最脆弱的神经上。过去的屈辱与现在的绝望，通过这根连接着他们身体的肉棒，严丝合缝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致命的一击。

“黄女侠……你的小穴……还是这么紧，这么会吸啊……嘿嘿……”他在她耳边猥琐地喘息着，“当初在古庙……我就想这么干你了……没想到……今天……嘿嘿……真的……真的禽到了……武林第一美女的小穴……”

黄蓉紧闭着双眼，泪水再也无法抑制，无声地滑落，浸湿了身下那肮脏的地毯。

（靖哥哥……）

她在心中发出一声绝望到极致的悲鸣。

（靖哥哥……你的妻子……你的蓉儿……成了千人骑、万人禽的军妓……我玷污了你的名字，玷污了我们所有的过往……我用我们曾引以为傲的智慧，学会了如何取悦这些最低贱的士兵……）

小伍的身体在她身上剧烈地耸动了几下，便在一阵急促的喘息中泄了出来。他心满意足地拔出肉棒，甚至还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得意地在黄蓉那雪白的、微微颤抖的臀瓣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才摇摇晃晃地起身离去。

营帐内的喧闹依旧。下一个男人，已经搓着手，迫不及待地走了过来。

黄蓉睁开空洞的双眼，望着头顶那肮脏的、被油烟熏得发黑的帐篷顶。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泪水，只剩下一片死寂的、如同寒冬冰原般的麻木。

（如果……如果此刻你能一掌杀了我，或许……才是我最好的解脱……靖哥哥……）

她的心，彻底死了。侠女黄蓉的魂，也在这无尽的奸淫与彻底的身份颠覆中，消散得无影无踪。

## 第七日：移魂易容，侠侣梦魇

连日无休无止的奸淫与折磨，已将黄蓉的魂魄从那具曾经艳绝天下的娇躯中几乎抽离殆尽。她像一个被玩坏了的提线木偶，被两个粗鲁的蒙古兵士拖拽着，穿过阴冷曲折的廊道。她的神智是麻木的，身体的每一处都叫嚣着酸痛与不堪重负的疲惫，而更深的地方，那颗曾被誉称为“女诸葛”的七窍玲珑心，早已被屈辱的冰霜冻结，再也生不出一丝一毫的计较。

兵士将她推入一间帐内，便转身离去。帐门落下，隔绝了外间的喧嚣与寒风，也带来了一丝异样的死寂。

黄蓉赤裸的身体蜷缩在冰凉的地面上，过了一阵，一丝若有若无的、熟悉到骨子里的香气，悄然钻入她的鼻息。

（这……这是……安神香？）

她猛地抬起头，混沌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微光。这并非蒙古人惯用的那种浓烈霸道的熏香，而是清雅悠长，带着淡淡草木之气，是她与郭靖在襄阳城主府的卧房中，最惯用的一种。她的目光缓缓扫过四周。

这……这里是……

帐内的陈设，竟与她在襄阳的卧房有着七八分的相似。一张宽大的木床，床上铺着一床天青色的锦被，被角绣着几簇小巧的桃花，那是她闲暇时的针线活计。床边的梳妆台上，摆着一面铜镜，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妆盒，样式古朴，是当年郭靖从大漠归来时，送给她的第一件像样的礼物。

（襄阳……我……我回到了襄阳？）

一个荒谬到极致的念头，如野草般疯长起来。理智在她的脑海深处发出凄厉的尖叫：不可能！这定是蒙古人的又一个花招！是新的陷阱！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摧毁我最后的神智！

可是，在经历了整整六日活地狱般的蹂躏之后，她的情感早已脆弱得如同一张薄纸。那颗被绝望浸透的心，是如此渴望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哪怕这根稻草本身就是剧毒的幻象。

她颤抖着，用那双被绳索磨出深深红痕的手臂，勉力撑起上身。空气中那熟悉的安神香，像一只温柔的手，抚慰着她紧绷的神经，也麻痹着她的警惕。

（万一呢……万一靖哥哥他……他真的有什么通天彻地的法子，将我从这龙潭虎穴中救了出来……）

这个念头一生出来，便再也无法遏制。连日的屈辱、痛苦、绝望，在这一刻尽数化为汹涌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像一个迷路已久的孩子，终于看到了家的方向，哪怕那只是海市蜃楼。

就在她心神激荡，在现实与幻想的边缘苦苦挣扎之际，“吱呀”一声，帐门被缓缓推开。一个高大敦厚的身影，逆着光，走了进来。

他的步伐沉稳，甚至带着一丝黄蓉再熟悉不过的、因常年习武而略显的僵硬。他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衫，那是他最常穿的样式。

光线逐渐清晰，那张脸也映入黄蓉的眼帘。

浓眉大眼，鼻直口方，神情憨厚中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毅。

是郭靖。

是她的靖哥哥。

“蓉儿！”

他开口了，声音略带沙哑，充满了焦急与心疼，正是郭靖那独有的嗓音。

“我来救你了！”

这短短六个字，如一道九天惊雷，瞬间击溃了黄蓉心中那道名为“理智”的最后堤防。所有的怀疑、所有的警惕，在这一刻土崩瓦解。她再也无法思考，也再不愿去思考。

“靖哥哥！”

她发出一声泣血般的呼喊，连滚带爬地扑了过去，紧紧抱住那人的双腿，将脸埋在他的裤管上，放声大哭。积压了无数个日夜的恐惧与委屈，在这一刻尽数宣泄而出。

“靖哥哥……我以为……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呜呜呜……蓉儿好怕……蓉儿好脏……”

那个“郭靖”缓缓蹲下身，用那双长满厚茧的大手，轻轻抚摸着她的长发。他的动作温柔，充满了怜惜。

“蓉儿，别怕，都过去了。是我不好，是我来晚了，让你受苦了。”他柔声安慰着，声音里充满了自责。

黄蓉抬起泪眼婆娑的俏脸，痴痴地望着他。是他，真的是他。那熟悉的眼神，那笨拙的温柔，那让她无比安心的气息……一切都和记忆中一模一样。

“靖哥哥……”

她伸出颤抖的双手，想要抚摸他的脸颊。

然而，就在她的指尖即将触碰到他皮肤的那一刻，那双原本温柔抚摸着她头发的大手，却猛然发力，一只如铁钳般扣住她的后颈，另一只则粗暴地揽住她的腰肢，将她整个人从地上拎了起来，重重地摔在床上。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黄蓉脑中一片空白。

“靖哥哥……你……”

她话未问完，那个“郭靖”高大的身躯已经压了上来。他的脸上依旧是那副憨厚而心疼的神情，可眼神深处，却燃起了一股黄蓉从未见过的、赤裸裸的、仿佛要将她生吞活剥的欲望之火。

“蓉儿，这些天，你想我了吗？”他用郭靖的声音在她耳边喘息着，双手却毫不留情地撕开她身上那仅存的几缕破布。

“我好想你……想得快要发疯了。”

他的吻，不再是记忆中的温柔缠绵，而是带着惩罚性的、疯狂的啃噬。他的舌头粗暴地撬开她的贝齿，在她柔软的口腔内肆意搅动，带着一股不容抗拒的掠夺意味。

（不对！这不是靖哥哥！靖哥哥他……他绝不会这样对我！他的吻里没有爱，只有欲望……）黄蓉的心猛地一沉，强烈的恐惧感让她瞬间清醒了几分。她开始奋力挣扎，可她的那点力气，在这个男人面前，无异于螳臂当车。

“放开我！你不是靖哥哥！你到底是谁！”她尖叫着，声音因恐惧而变了调。

男人闻言，动作微微一顿。他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丝受伤的神情，用那属于郭靖的声音痛心疾首地说道：“蓉儿，你怎么了？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你的靖哥哥啊！”

这惟妙惟肖的表演，再次动摇了黄蓉的判断。

（难道……难道是靖哥哥他……他见到我被蒙古人玷污，心中悲愤难当，所以才……才这般粗暴？是了，他定是恨我失贞，恨我不争，要用这种法子来惩罚我……）

这个念头，让她挣扎的动作不由得缓了下来。而就在这一瞬间的迟疑，男人已经抓住了机会。

他双臂一振，摆出一个黄蓉毕生难忘的架势。

那是“降龙十八掌”的起手式！

“蓉儿，你受了这么多苦，定然是心中郁结。我使用这‘亢龙有悔’，帮你把那些不快，都打出去！”

他口中说着荒唐至极的话，身子猛地向下一沉，双掌并非拍出，而是化作两只铁爪，死

死地按住黄蓉的肩膀，将她牢牢地钉在床上。他腰身一挺，那根早已硬如铁杵、青筋盘绕的狰狞肉棒，便对准了她泥泞不堪的蜜穴入口。

“不！不要用靖哥哥的武功……求求你……”黄蓉发出绝望的哀求。

这不仅仅是肉体的强暴，更是对她与郭靖之间最神圣的情感与记忆的亵渎！降龙十八掌，那是她夫君侠之大者的象征，是守护襄阳万民的神功，如今，却要用来当做奸淫她的前奏！

男人脸上没有丝毫动容，他狞笑一声，腰胯猛然发力。

“噗嗤！”

一声令人牙酸的闷响，那根粗大的肉棒没有丝毫怜惜，如一柄攻城的巨槌，狠狠地撞开了她柔弱的门户，巨大的龟头挤开层层叠叠的肉壁，长驱直入，一插到底！

“啊——！”

撕裂般的剧痛与被贯穿的极致屈辱，让黄蓉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她的身体猛地向上弓起，又重重落下，四肢因为剧痛而剧烈地抽搐着。

“蓉儿，你看，这一招‘飞龙在天’，是不是让你整个人都飘起来了？”

男人在她耳边用郭靖的声音低吼着，身下的动作却愈发狂暴。他每一次抽插，都势大力沉，带着降龙掌法那股无坚不摧的刚猛霸道，仿佛不是在行淫，而是在用自己的阳具，一下又一下地，狠狠掌掴着她的灵魂。

“唔……哦……好粗的肉棒……这感觉……好深……嗯……”

巨大的肉棒在她窄小的蜜穴里进进出出，花心深处不停涌出的陶醉感，使黄蓉进入忘我状态。每当肉棒深深插入时，黄蓉就皱起美丽的眉头，发出淫荡的哼声。随着肉棒抽插速度的加快，黄蓉下体的快感也跟着迅速膨胀，一开始还稍显克制的淫哼声，很快变成甜美畅快的浪叫。

（最甜蜜的酷刑……他用靖哥哥的招式压着我……用靖哥哥的声音在我耳边喘息……我的身体在被强暴，但我的心却在被最甜蜜的回忆凌迟。每一次顶撞，都像是在提醒我，我们曾经有多么美好，而现在，这一切都被玷污了。）

“蓉儿，再尝尝这招‘见龙在田’！”

他口中爆喝，抽插的节奏陡然一变，不再是大开大合的猛冲，而是化作沉稳的研磨。粗大的肉棒不再追求深度，而是在她紧致的穴道内缓缓旋转，坚硬的棒身反复碾过每一寸敏感的嫩肉，那巨大的龟头更是对准了穴道深处那最柔软的一点，反复顶弄厮磨。

“啊……啊……好痒……不要……不要再磨了……”

这种搔到痒处的折磨，比单纯的猛干更加熬人。黄蓉只觉得一股股酥麻的电流从花心炸开，传遍四肢百骸，让她浑身发软，提不起一丝力气。她不由自主地扭动起水蛇般的腰肢，丰满的雪臀画着淫靡的圈，竟是主动迎合着那肉棒的碾磨。

就在她即将被这狂风暴雨般的冲击彻底淹没时，男人却突然变招。

他一只手依旧按着她的肩膀，另一只手却闪电般探出，精准地捏住了她的下颌，强迫她张开小嘴。

“蓉儿，靖哥哥的‘左右互搏’之术，你可还记得？一心二用，方能克敌制胜！”

话音未落，他那根狰狞的肉棒从她穴中猛然抽出，带出一大片晶亮的淫液，然后竟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狠狠地捅进了她被迫张开的檀口之中！

“唔……唔唔……”

黄蓉双目圆睁，巨大的肉棒瞬间塞满了她的口腔，直抵咽喉深处，强烈的窒息感让她几欲昏厥。肉棒上还沾着她蜜穴的淫液和腥膻的男人气息，一同灌入她的喉中，让她阵阵作呕。

然而，这还不是结束。

男人空出来的手，竟不知从何处又变出了一根温热滑腻、尺寸稍小的玉势，对准了她那刚刚被蹂躏过、依旧大张着流淌淫水的蜜穴，狠狠地捅了进去！

“蓉儿，你看，这便是‘神龙摆尾’！前后夹击，让你无处可逃！”

小嘴被真实的肉棒填满，蜜穴被冰冷的玉势贯穿。这种来自两个方向的、截然不同的侵犯感，让她彻底陷入了混乱的深渊。她的大脑已经无法处理这般复杂的屈辱，只能被动地承受着。

男人的肉棒在她口中进出，玉势在她穴内搅动。他口中还不停地用郭靖的声音，说着那些曾经让她无比心安的爱语。

“蓉儿，别怕，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蓉儿，等我们回了桃花岛，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每一句爱语，都像一把淬毒的尖刀，深深扎进她的心里。她的身体，在这双重的、技巧高超的刺激下，已经不受控制地开始颤抖、痉挛。一股股淫液从被玉势填满的穴口溢出，将身下的锦被浸湿了一大片。

她知道，自己又要泄身了。

在这张酷似他们爱巢的床上，被一个假扮成她夫君的恶魔，用她夫君的武功和声音，奸淫到高潮。

世间，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刑罚吗？

“靖……靖哥哥……”

在极致的痛苦与极致的快感交织成的风暴中，她的神智彻底崩溃了。她哭喊着，叫出了那个让她魂牵梦萦的名字，身体在一阵剧烈的痉挛中，迎来了最绝望的一次泄身。雪白的肌肤泛出淫靡的艳红色，一股滚烫的阴精由花芯喷出，尽数淋在那冰冷的玉势上。就在她高潮的余韵中浑身瘫软，以为这场噩梦终于要结束时，那个男人却突然停下了一切动作。

他缓缓地从她口中抽出肉棒，也从她穴中拔出了玉势。

帐内，一时间只剩下黄蓉破碎的喘息声。

她迷离的视线中，看到男人缓缓地直起身子。他脸上的表情不再是憨厚，而是一种猫戏老鼠般的、残忍的戏谑。

他抬起手，当着她的面，在自己的耳后轻轻一抹，然后，缓缓地、带着一种展示般的恶意，从脸上撕下了一张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

面具之下，是一张黄蓉无比熟悉，也无比憎恨的脸。

面貌英俊，却透着一股阴狠淫邪之气。

是霍都！

“郭夫人，”霍都狞笑着，将那张郭靖的人皮面具随手扔在地上，用他自己那阴柔尖刻的声音嘲讽道，“你夫君的‘功夫’，你还满意吗？”

轰——！

黄蓉的脑海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彻底炸裂了。

眼前的世界，瞬间失去了所有的颜色，变成一片死寂的灰白。

（精神的彻底崩溃……当面具撕下的那一刻，我的世界也随之粉碎。原来，连我最宝贵的记忆，我心中最后的圣地，也能被他们拿来当成最下流的工具。他们不仅奸污了我的身体，他们还……强奸了我的爱情。）

她呆呆地看着霍都那张充满得意的脸，嘴唇翕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的眼睛里，最后的一丝光亮，也彻底熄灭了。

（万念俱灰……杀了我吧……现在就杀了我……我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一滴清泪，从她空洞的眼角滑落，滴在那张绣着桃花的锦被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绝

望的印记。

## 第八日：被迫的堕落，同类的折磨

地牢的空气，是一种混杂着铁锈、霉菌与干涸血迹的独特腥臭。潮湿的冷意从石壁与地面无孔不入地渗出，仿佛无数条冰冷的蛇，缠绕上黄蓉赤裸的脚踝，一路向上，钻入骨髓。她身上那件象征着“宋妃”身份的、早已被撕扯得不成样子的薄纱，此刻更像是湿冷的第二层皮肤，紧紧贴着她满是青紫痕迹的胴体，非但不能带来丝毫暖意，反而加剧了这份浸入魂魄的寒冷。

她被两名面无表情的蒙古武士粗暴地拖拽着，穿过长而阴暗的甬道。脚踝上的铁镣在粗糙的石地上拖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在这死寂的地牢中回荡，像是为她奏响的送葬曲。七日以来，地狱的种种景象已在她身上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她的眼神早已从最初的抗拒、惊恐，变作了如今的麻木与空洞，仿佛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绝美人偶，任人摆布。

甬道的尽头，一扇沉重的铁栅门被“吱嘎”一声拉开。扑面而来的，是更加浓郁的血腥与绝望气息。牢房内，光线昏暗，只有墙角一盏摇曳的油灯，将墙壁上挂着的各色刑具投射出狰狞扭曲的影子——带着倒钩的皮鞭、锈迹斑斑的铁烙、以及一些她叫不出名字、却足以让人望而生畏的古怪器械。

地牢中央的稻草堆上，一个身影被牢牢地捆绑在一个十字形的木架上。那是一个看起来不过十六七岁的少女，身上穿着的绫罗绸缎已被撕成碎片，露出大片雪白娇嫩的肌肤。她的发髻散乱，清秀的脸庞上沾着泪痕与污泥，但那双眼睛，却燃烧着熊熊的、不屈的火焰。

“狗鞑子！畜生！有种便杀了我！我爹爹是大宋的朝奉郎，他定会率领王师，将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蛮夷碎尸万段！”少女的声音清脆而刚烈，每一个字都像是淬了火的钢针，狠狠地刺向周围的蒙古武士。

金轮法王，以及潇湘子、尼摩星等人，正围在木架旁，脸上挂着戏谑而残忍的笑容。对于少女的咒骂，他们非但不怒，反而像是欣赏着一出有趣的戏剧。

黄蓉的心，在那一瞬间被狠狠地刺痛了。她看着那个少女，就像看到了七天前的自己，不，是更早之前，那个在江湖上任意纵横、智计无双、从未将天下英雄放在眼里的东邪之女，北丐之徒。那份骄傲，那份刚烈，曾是她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她……就像是……曾经的我……）

黄蓉的脑海中一片空白，脚步也下意识地停滞了。拖拽她的武士不耐烦地用力一推，她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最终被推到了木架之前。

金轮法王缓缓转过身，他那双深陷的眼窝里，闪烁着一种洞悉一切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光芒。他的目光在黄蓉空洞的脸上停留了片刻，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

“蓉奴，”他的声音低沉而缓慢，每一个字都像是沉重的石块，砸在黄蓉的心上，“看来，你已经学到了很多。如今，来了一个新‘妹妹’，很不懂规矩。”

他顿了顿，从旁边一名武士手中接过两样东西，塞到黄蓉冰冷的手中。

一样，是一根乌黑的、分出九股细长皮条的鞭子，鞭梢上还缀着细小的金属倒钩，在昏暗的油灯下闪着幽幽的冷光。鞭柄是某种兽骨打磨而成，入手冰冷而沉重。另一样，是一个小巧的白玉瓷瓶，瓶身光滑，触手生凉，黄蓉甚至不用打开，就能猜到里面装的是何等污秽的烈性春药。

“你是‘前辈’了。”金轮法王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去，教教这个新来的‘妹妹’，让她学会该如何伺候主人。”

黄蓉的身子剧烈地一颤，手中的鞭子和药瓶险些脱手落地。她猛地抬起头，空洞的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波动，那是极度的震惊与不可置信。

（他……他要我……去折磨她？）

“如果你做不好，”金轮法王仿佛看穿了她的内心，语气变得更加阴森，“你们两个，就一起享受更‘有趣’的刑罚。本法王新近从波斯商人那里得了些玩意儿，想必你们会喜欢的。”他一边说，一边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墙上那些最怪异的刑具。

潇湘子发出一阵如同夜枭般的笑声，他那细长的手指抚摸着自已的僵尸，阴恻恻地说道：“法王说的是，一个教，一个学，若都学不会，便只能让我的‘宝贝’来教了。”

威胁，是如此的赤裸，如此的直接。黄蓉的心，瞬间沉入了无底的深渊。她握着鞭子，手心冒出冰冷的汗水。她看着木架上那个依旧在破口大骂的少女，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眼睛，此刻正充满鄙夷与不屑地瞪着她。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荡妇！甘为鞑子走狗！我呸！”少女一口唾沫啐了过来，落在黄蓉的脚边。

这声咒骂，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黄蓉的心上。走狗？荡妇？曾几何时，她也用这样的话语去鄙视那些投靠蒙古的武林败类。而现在，这个词，却从一个素不相识的、代表着大宋节气的女孩口中，啐到了她的脸上。

（不……我不能这么做！我是黄蓉，我是郭靖的妻子，我是守护襄阳的女侠……我怎么能……怎么能对一个无辜的大宋女孩做这种事！）

她的内心在疯狂地呐喊，在尖叫。理智告诉她，必须反抗，哪怕是死，也不能沦为这些恶魔的工具。她可以死，但她不能亲手去摧毁另一个人的尊严，尤其是当这个人的身上，还残留着她自己曾经的影子。

救她？如何救？反抗？如何反抗？她体内的内力早已在日复一日的奸淫与折磨中消磨殆尽，如今连挣脱一个普通武士的气力都没有。她所有的智计，在绝对的暴力与淫威面前，都成了笑话。她很清楚，自己任何形式的反抗，最终的结果，都只会让这个女孩和自己，一同坠入更加凄惨、更加黑暗的地狱。金轮法王他们，有无数种方法，可以让人生不如死。

（我若反抗，他们会用更残忍的手段对付她……那些刑具……潇湘子的僵尸……不……我不能让她经历那些……）

一个荒谬而绝望的念头，如同毒蛇般钻入了她的脑海。

（如果……如果由我来……至少……至少我可以控制力道……至少……我能让她少受一些皮肉之苦……对……我是在‘救’她……用一种……一种她无法理解的方式……）

这个念头一生出来，就如同疯长的藤蔓，瞬间缠绕住了她全部的心神。她知道这是自欺欺人，是为自己的懦弱寻找的、最卑劣的借口。可是，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在生不如死的折磨和由自己亲手施行的“较轻”的折磨之间，她的大脑，本能地选择了后者。

金轮法王的眼神越来越冷，他已经失去了耐心。他向前踏出一步，雄浑的压力扑面而来。“动手！”

一声断喝，如同惊雷，炸碎了黄蓉心中最后的一丝犹豫。

她闭上了眼睛，不忍再看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眸子。她能感觉到自己的手在剧烈地颤抖，那根沉重的骨鞭，仿佛有千斤之重。她深吸一口气，空气中那股血腥和霉味呛得她几欲作呕。

（对不起……姑娘……对不起……）

她在心中默念着，然后，用尽全身的力气，挥出了手臂。

“啪——！”

一声清脆而响亮的爆音，在地牢中炸开。乌黑的鞭梢，如同一条毒蛇，精准地抽打在少女光洁的后背上。

“啊——！”

少女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那声音尖锐得几乎要刺破人的耳膜。她的身体猛地一弓，随

即又被木架牢牢地拉扯住。一道鲜红的鞭痕，瞬间在她雪白的肌肤上浮现，如同白玉上的一道裂纹，触目惊心。

这一鞭，仿佛也抽在了黄蓉自己的心上。她的心脏猛地一缩，痛得无法呼吸。少女的惨叫，让她清晰地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被鞭打时的哀鸣。那种皮开肉绽的痛，那种尊严被撕碎的屈辱，此刻，感同身受。

“很好。”金-轮法王满意的声音传来，“继续。让她知道，嘴硬，是没有好下场的。”

黄蓉睁开眼，眼前的景象让她一阵晕眩。少女的背上，那道血痕正在慢慢渗出细小的血珠。而那双眼睛里的火焰，虽然黯淡了些许，却依旧顽强地燃烧着，充满了更深的恨意与鄙夷。

（我.....我到底在做什么.....）

愧疚与自我厌恶如同潮水般将她淹没。但是，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第一鞭已经挥出，她已经成了施暴者。

“啪！”“啪！”“啪！”

她机械地、麻木地挥动着手臂。鞭子一次又一次地落下，在少女的背上、臀上、腿上，留下一道道纵横交错的血痕。少女的惨叫，从最初的凄厉，渐渐变得嘶哑，最后，只剩下压抑的、痛苦的呜咽。她的身体，也从最初的剧烈挣扎，变成了无力的、细微的颤抖。黄蓉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每一次挥鞭，对她而言都是一场酷刑。她试图控制着力道，让鞭梢避开要害，但那金属的倒钩，依旧轻易地划破了娇嫩的肌肤。她看到鲜血顺着少女的身体曲线滑落，滴在肮脏的稻草上，绽开一朵朵暗红色的花。

“够了。”金轮法王的声音再次响起。他走上前，捏住少女的下巴，强迫她抬起头。少女的脸上已经没有了血色，嘴唇被咬得发白，眼神也开始涣散，但那份倔强，却还未完全消失。

“看来，光是痛，还不够。”金轮法王冷笑着，将目光转向黄蓉手中的那个白玉瓷瓶，“蓉奴，你知道该怎么做。让她从里到外，都变得和你的身体一样.....听话。”

黄蓉的身子一僵，比刚才听到要她挥鞭时，更加的恐惧。鞭打，是肉体上的折磨。而灌下那瓶药，则是从精神上、从根本上，去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她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她深知那药力的霸道，一旦入体，再刚烈的女子，也会在焚身蚀骨的淫欲中，化作一滩春水，彻底沦丧。

她颤抖着，想要摇头，想要拒绝。但潇-湘子已经阴笑着飘了过来，他那僵尸般冰冷的手指，轻轻地抚上了黄蓉的脖颈。

“蓉奴若是不听话，我的宝贝们，可是很乐意帮你，也帮这位小妹妹，一起打开身体，好好‘品尝’一下药力的。”

那冰冷的触感，让黄蓉浑身的血液都仿佛要凝固了。她知道，潇湘子说得出，就做得到。

（不.....不能让他们碰她.....那比死还难受.....）

再一次，那套卑劣的、自我安慰的逻辑，占据了她的脑海。她挪动着沉重的脚步，走到木架前，拔开了瓷瓶的塞子。一股奇异的、甜腻中带着一丝腥膻的香气，立刻弥漫开来。

“你.....你要干什么.....滚开！你这个贱人！”少女似乎也意识到了危险，开始剧烈地挣扎起来，口中发出惊恐的咒骂。

黄蓉的心，像被无数根针在扎。她伸出手，想要去捏开少女的嘴。少女拼命地左右摇头，紧紧地闭着嘴唇，牙关咬得死死的。

“我来帮你。”尼摩星狞笑着上前，他那粗壮的手臂如同铁钳，一把就固定住了少女的头。任凭少女如何挣扎，都无法动弹分毫。

黄蓉看着少女那双充满惊恐与绝望的眼睛，泪水，终于不受控制地从她自己的眼眶中滑

落。她知道，当这瓶药灌下去之后，这双眼睛里最后的光，也将彻底熄灭。她闭上眼，将瓷瓶凑到少女的唇边，另一只手，颤抖着，却又坚定地，捏住了少女的鼻子。

窒息感，让少女本能地张开了嘴，想要呼吸。

就是现在！

黄蓉手腕一斜，那粘稠的、粉红色的药液，便尽数灌入了少女的口中。

“唔……咳咳……”少女剧烈地呛咳起来，但大部分的药液，还是顺着她的喉咙，滑入了腹中。

尼摩星松开了手。少女趴在木架上，剧烈地咳嗽着，干呕着，想要将那污秽的药液吐出来，却只是徒劳。

很快，药力开始发作了。

少女的身体，开始泛起一层不正常的潮红。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而滚烫。她的身体，开始无法自控地轻轻扭动起来。那双充满恨意的眼睛，渐渐被一层水汽所蒙蔽，变得迷离而困惑。

“嗯……啊……好热……身体……好奇怪……”她口中发出了无意识的、破碎的呻吟。

金轮法王满意地点了点头，他又从墙上取下了一件东西，扔到黄蓉脚下。那是一根用白玉雕琢而成的、形状酷似男性阳具的玉势，表面打磨得极为光滑，在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让她……习惯起来。”

黄蓉呆呆地看着地上的玉势，又看了看木架上那个已经神志不清、身体如同水蛇般扭动的少女。她知道，接下来，她将要亲手，将这件冰冷的器物，送入另一个女子的身体。她将要亲手，引导她，开启地狱的大门。

然而，就在她弯下腰，捡起那根冰冷的玉势时，一种奇异的感觉，却从她的心底深处，悄然升起。

那是什么感觉？

当她看到少女在自己的鞭下颤抖，当她看到少女在自己灌下的药力中挣扎，当她看到这个不久前还刚烈不屈的灵魂，即将在自己手中彻底沉沦……一种病态的、扭曲的……权力感，如同最醇厚的毒酒，慢慢地，浸润了她那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原来……这就是他们的感觉……）

她忽然明白了，忽必烈、金轮、潇湘子……这些男人，在折磨她的时候，所享受到的，并不仅仅是肉欲的宣泄。更多的是这种，掌控一切、将高贵踩入泥泞、看着一个独立的灵魂在自己手中破碎、呻吟、屈服的……绝对的权力。

这种感觉，让她战栗。让她恐惧。

却又……让她升起一丝……病态的快感。

她已经太久、太久没有感受过任何形式的“权力”了。自从被俘以来，她就是一件物品，一个玩物，一个任人宰割的牲口。而现在，在这个更弱小、更无助的女孩面前，她，黄蓉，第一次，重新扮演了“强者”的角色。

（我……我竟然……）

她的手，不再颤抖了。她握着那根玉势，站起身，走向那个已经彻底被药力控制的少女。少女的身体扭动得更加剧烈，丰满的胸脯随着急促的呼吸而起伏，双腿在木架的束缚下无意识地张开，腿心处，已是一片泥泞。

黄蓉的眼神，变得复杂而深邃。愧疚、痛苦、怜悯……这些情绪还在，但却被那股新生的、黑暗的权力欲，压制到了心底的最深处。

她伸出手，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程序化的动作，将少女的双腿分得更开。然后，她将那

根冰冷的玉势，对准了那片已经泛滥成灾的幽谷。

“啊……不……那是什么……不要……”少女的口中，发出了最后、最微弱的抗议。

黄蓉没有理会。她握着玉势，缓缓地，坚定地，向前推进。

冰冷的玉石，触碰到灼热的肌肤。少女的身体猛地一颤，发出一声介于痛苦与舒爽之间的、长长的呻吟。

黄蓉的手指，能清晰地感觉到下方身体的每一次收缩与战栗。她能看到少女的脸，因为这陌生的、强烈的刺激，而扭曲成一个既痛苦又迷醉的表情。

她看着这一切，听着耳边少女渐渐变得淫靡的呻吟，内心那股黑色的快感，愈发地强烈起来。

（原来……让别人痛苦，看着别人堕落……也是一种……权力。）

（一种……我早已失去的……权力。）

她开始缓缓地、有节奏地抽动着手中的玉势。每一次深入，每一次抽出，都带出少女一声高过一声的浪叫。她像一个最高明的工匠，在雕琢一件艺术品；又像一个最残忍的刽子手，在执行一场不见血的凌迟。

她看着少女在自己的“调教”下，彻底放弃了抵抗，身体完全迎合着玉势的侵犯，口中发出连她自己都感到羞耻的淫声浪语。一种扭曲的、黑暗的满足感，如同最猛烈的春药，淹没了她心中最后的一丝愧疚。

金轮法王等人，在一旁发出了满意的、低沉的笑声。这笑声，是对她行为的肯定，也是对她堕落的加冕。

黄蓉抬起头，透过少女不断起伏的身体，她看到了自己映在墙壁上的影子。那是一个手持淫具、正在对另一个女子施暴的、狰狞而陌生的影子。

她看着自己的双手，那双曾经能使出精妙掌法、能布下奇门遁甲、能为郭靖缝补衣衫的巧手，此刻，却沾满了另一个女孩的体液与泪水，正在做着世界上最污秽、最残忍的事情。

（我变成了他们……）

（我变成了……我最憎恨的那种人……）

一股极致的、冰冷的自我厌恶，如同最锋利的刀，瞬间刺穿了那虚假的权力快感，将她的灵魂凌迟得鲜血淋漓。

（我亲手……埋葬了最后的‘黄蓉’。）

（从今往后，我连恨他们、恨自己的资格……都没有了。）

她的动作停了下来，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只剩下无边的、彻骨的寒冷与绝望。而地牢里，只剩下那个被她亲手推入深渊的少女，依旧在药力与余韵中，发出着无休止的、破碎而淫靡的呻吟。

## 第九日：国耻之印，降妃大典

连日无休无止的奸淫与折磨，早已将黄蓉这具曾令无数江湖豪杰魂牵梦绕的娇美肉躯，变成了一块任人践踏的泥沼。当第九日的晨曦，如同一柄冰冷而锋利的刀刃，无情地划破蒙古包的缝隙，照在她那遍布青紫鞭痕与干涸浊液的赤裸胴体上时，她甚至连睁开双眼的欲望都已丧失。她的魂魄仿佛早已离体，飘浮在污浊的空气之中，用一种近乎麻木的眼神，冷漠地审视着这具仍在微微抽搐、名为“黄蓉”的肉体。

（今日.....又会是何等新鲜的.....折磨法子.....）

她的心中，如死水般泛起一丝微澜，却连恐惧的情绪都难以凝聚。连续八日的地狱轮回，已将她的感知彻底摧毁，只剩下对痛苦最原始、最本能的反应。

然而，今日的蒙古人却一反常态。没有粗暴的肉棒将她从昏沉中捅醒，亦没有冰冷的淫具在她体内搅弄。两名沉默如铁塔的亲兵走了进来，他们的动作不带丝毫淫欲，却也毫无半分怜悯，仿佛在处置一件没有生命的祭品。他们将她从那张沾满了各色男人腥臭精液的兽皮上架起，拖至一旁，用一桶刺骨的井水，从头到脚粗暴地冲刷着她身上昨夜残留的污秽。

“呃.....”

冰冷的水流激得她浑身一颤，混沌的神志被强行拉回一丝清明。那水流过她胸前被反复吸吮啃咬得又红又肿的乳头，流过她平坦小腹上干涸的精斑，最终汇聚于腿间那片被无数次贯穿、早已红肿不堪的幽谷，带来一阵阵羞耻的刺痛。

她被换上了一件薄如蝉翼的白色丝衣。这丝衣滑腻冰凉，仅仅能遮住她胸前两点被折磨得异常挺立的嫣红，与腿间那片神秘的所在，却将她身上那些青紫交错的鞭痕、深浅不一的牙印、以及被各色淫具烙下的屈辱印记，在晨光下衬托得愈发触目惊心，宛如一幅描绘着堕落与淫乱的凄美画卷。

她被押解出帐。清晨的冷风带着草原的腥气，吹拂在她近乎赤裸的身体上，让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那两颗被丝衣包裹着的乳尖，更是不受控制地坚硬如石。

她被带到了大营中央那座高耸的点将台。

此处，往日里是忽必烈调兵遣将、号令三军的威严之地，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铁与血的肃杀之气。而今日，气氛却庄严得诡异。台下，黑压压地站满了蒙古军中的高级将领与一众投诚的武林高手。金轮法王、潇湘子、尼摩星、尹克西.....这些熟悉而又狰狞的面孔，像一尊尊沉默的石像，目光灼灼地汇聚到她的身上。他们的眼神中，不再是前几日那种赤裸裸的、恨不得将她生吞活剥的淫欲，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混杂着胜利的狂热、政治的冷酷与见证历史的庄重。

高台之上，忽必烈身着金线织就的王袍，端坐于虎皮大椅之上，神情肃穆。在他身前，设有一张巨大的紫檀木案几，案几上，平铺着一张不知是何种巨兽之皮硝制而成的巨大卷轴。

黄蓉被两名亲兵粗暴地按倒在地，双膝重重地磕在冰冷的石板上，发出一声闷响。她被迫跪在忽必烈的脚下，如同一只待宰的羔羊。她缓缓抬起头，迎上忽必烈那双深邃如寒潭的眼眸，那里面没有丝毫情欲，只有帝王俯瞰蝼蚁般的、绝对的威严与冷漠。

一名身着文官服饰的书记官，手捧着那巨大的卷轴，走到台前，清了清嗓子，随即用一种抑扬顿挫的、仿佛在吟诵史诗般的语调，高声宣读起来。他先是用洪亮的蒙古语念了一遍，引得台下将领们一阵阵自得的低吼，随即又用略带生硬的汉话，将卷轴上的内容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

“.....天命所归，大汗威德，覆压四海。南朝积弱，纲常败坏，女子失德.....今有大宋丐帮前任帮主、郭靖之妻黄氏，深沐天恩，感佩于大汗雄武，自惭形秽，愿代表江南所有女子，献上此《大宋国女请降表》，以表顺承之意.....”

黄蓉的脑子“嗡”的一声，仿佛被一柄无形的重锤狠狠击中，眼前瞬间一片漆黑。

（《大宋国女请降表》……不……他们……他们要干什么……）

书记官那尖利的声音还在继续，每一个字，都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刺入黄蓉的耳膜，刺入她的灵魂深处。

“……窃闻蒙古男儿，皆天神之裔，体魄雄健，阳气鼎盛，实乃人中之龙。而宋女柔弱，不堪征伐，唯有仰慕天威，盼得雨露。黄氏蓉，不才，愿为表率，说服江南女子，开门迎降，尽献贞操与子宫，为大汗之万世基业开枝散叶，繁衍血脉，以赎偏安一隅之罪。自此，宋女之身，为蒙古之田；宋女之穴，为蒙古之器。俯首帖耳，任凭耕种，绝无二心。谨此奉表，以待天恩……”

这篇降表，字字诛心！它将一场血腥的侵略，描绘成了一场天经地义的恩赐；将所有宋朝女子的尊严，贬低成了只配承载蒙古人欲望的器皿与田地！“宋女之穴，为蒙古之器”，这八个字，如最恶毒的烙印，深深地烙在了黄蓉的心上。

这已经不是对她黄蓉一人的羞辱了。这是对整个大宋，对所有汉家女儿的、最恶毒的诅咒与践踏！

台下的蒙古将领们爆发出低沉而满足的笑声，而那些武林败类，则用更加肆无忌惮的目光，在她玲珑起伏的身体曲线上来回扫视，仿佛她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那降表上所描述的，一件会呼吸、会流水的“器物”。

“不……”黄蓉喉咙里发出一声嘶哑的悲鸣，她想要站起来，想要扑上去撕碎那张写满耻辱的降表，可她虚弱的身体，被身后的亲兵死死按住，动弹不得。

（我黄蓉……我黄蓉竟成了引得天下女子共蒙此辱的罪魁祸首！爹爹……七公……靖哥哥……蓉儿……蓉儿有罪啊！）

书记官宣读完毕，恭敬地将卷轴重新铺平在案几上，然后转身对忽必烈躬身道：“王爷，降表已读，请‘宋女表率’黄氏，盖上诚意之印。”

盖印？

黄蓉心中闪过一丝绝望的疑惑。案几之上，除了那张巨大的皮质卷轴和一方沉重的玉印，空空如也，哪里有什么印泥？

就在此时，忽必烈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点将台，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我蒙古勇士，以诚待人。这降表，自然也要用最真诚的‘印泥’来盖。尹克西。”

“属下在。”那个如珠宝商人般、眼中总是闪烁着精明与淫邪光芒的波斯人，躬身应道，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

“去，为本王……为我大蒙古，取得这世上最真诚、最新鲜的印泥来。”

尹克西的脸上，绽开一个诡异而令人不寒而栗的笑容。他缓步走到黄蓉面前，蹲下身，用他那双仿佛能看透人心的眼睛，盯着黄蓉因屈辱和愤怒而涨红的脸蛋，用一种近乎耳语的音量，轻声道：“郭夫人，哦不，应该叫蓉奴了。能亲手为自己的故国签下降书，这是何等的‘荣耀’啊。只是这印泥……还需蓉奴亲自‘产出’才行。”

话音未落，两名亲兵已如提小鸡一般，将黄蓉的身体粗暴地拎起，重重地按在了那张冰冷坚硬的紫檀木案几之上。她的背脊紧紧贴着卷轴，那上面每一个字，都仿佛烙铁一般，烫得她灵魂都在颤抖。她的四肢被死死按住，双腿被强行拉开，以一个毫无尊严的姿 M 字开腿姿势，将自己最私密的所在，完全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

晨光冰冷，寒风如刀，刮过她赤裸的肌肤，带来一阵阵战栗。但比这寒风更冷的，是台下那数百道聚焦于她腿间那片幽谷的、充满审视与期待的目光。

尹克西不紧不慢地脱去手上华丽的宝石戒指，露出十根修长而灵活得如同毒蛇的手指。他没有急于动手，而是像一个最高明的乐师，在演奏前欣赏自己的乐器一般，用言语先行挑逗。

“蓉奴，你可知，你这具身体最奇妙的地方在哪里？”他的声音如同毒蛇吐信，带着丝丝的凉意与戏谑，“不在于你这双傲人的雪峰，也不在于你这盈盈一握的纤腰。而在于这里……”

他的手指，如同蜻蜓点水，轻轻点在了黄蓉微微颤抖的花瓣之上。

“这里，是所有智慧与计谋的源头，也是所有屈辱与快乐的归宿。它曾为你赢得‘女诸葛’的美名，如今，也要为你流出归顺的‘诚意’。你说，这是不是很有趣？”

“无耻……淫贼……你……杀了我……”黄蓉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每一个字都带着血腥味。“杀了你？不，不，那太便宜你了。”尹克西微笑着，手指开始以一种极为精妙的韵律，在那颗早已因连日折磨而变得无比敏感的肉豆上，轻轻地、一圈一圈地打着转。那动作轻柔得如同羽毛拂过，却又带着一股不容抗拒的魔力。

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混杂着酥麻与刺痛的感觉。黄蓉的身体本能地一僵，随即开始不受控制地轻微颤抖。她拼命地咬紧牙关，试图用疼痛来对抗那股从下体升腾而起的、可耻的暖流。

（不……不可以……不能在这种时候……在这种所有人的注视下……为这种最屈辱的目的……）

她的理智在疯狂地尖叫，可她的身体，这具早已被开发得熟透了的、诚实得可怕肉体，却在背叛她的意志。尹克西的手法太过高明，他精准地避开了所有会引起剧痛的地方，每一次的揉、捻、拨、弄，都恰到好处地击打在她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上，像是在弹奏一曲淫靡的乐章。

“你看，它开始湿润了。”尹克西的声音里充满了欣赏的意味，仿佛在评论一件艺术品的诞生。“就像久旱的土地，终于盼来了甘霖。蓉奴，你的身体，可比你的嘴要诚实多了。”他的另一只手，两根手指突然如同毒蛇般探入了那紧闭的穴口。穴内的嫩肉本能地收缩了一下，试图抵抗这异物的入侵，却随即被他用一种不容抗拒的力道，缓缓撑开。他在那湿热紧致的甬道内，如同探寻宝藏般，寻找着某个神秘的所在，然后，用指腹不轻不重地按了下去。

“啊……哈……”

一声压抑不住的、混杂着痛苦与快感的浪吟，从黄蓉的喉间溢出。一股强烈的电流，从被按中的那一点，瞬间传遍四肢百骸。她感觉自己的小腹深处，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一股热流不受控制地汹涌而出。

清澈晶莹的爱液，顺着她大腿的内侧，缓缓滑落，在紫檀木的桌案上，留下了一道蜿蜒而羞耻的水痕。

“很好，就是这样。”尹克西满意地点点头，他加快了手上的动作，手指在穴内疯狂地搅动、抠挖，如同在研磨墨汁一般，带出“噗嗤噗嗤”的下流声响。同时，他的拇指死死按住那颗已经肿胀得通红的阴蒂，快速地摩擦着。

黄蓉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她眼前的世界开始旋转、模糊。台下那些人的面孔，忽必烈的威严，金轮的仇恨，都化作了一团团扭曲的光影。她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自己腿间那片方寸之地，正在被一双手肆意地蹂躏着，而那羞耻的快感，正如同决堤的洪水，一波高过一波地冲击着她理智的堤坝。

“不……求求你……停下……”她的哀求，变成了破碎的浪叫，听在众人耳中，更像是欲拒还迎的邀请。

“还不够，还不够多。”尹克西的声音如同恶魔的低语，响在她的耳畔，“要让这诚意，浸满玉印，要让这降书，盖上你黄蓉独一无二的……国耻之印！”

“国耻之印”四个字，如同一道惊雷，将黄蓉即将崩溃的神志又拉回了一丝。

（国耻……之印……我……我正在用我这下贱身体流出的淫水，为我的国家，制造一枚耻

辱的印记……我……我是民族的罪人！)

这个认知，带来了比任何肉体折磨都更为剧烈的痛苦。然而，这精神上的极致痛苦，却诡异地与肉体上的极致快感交织在一起，催生一种更为病态、更为强烈的刺激。她的蜜穴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收缩、痉挛，仿佛在渴望着什么，又像是在排斥着什么。

“啊——！”

伴随着一声凄厉而又充满解脱意味的尖叫，黄蓉的身体猛地向上弓起，形成一个诱人而绝望的弧度。一股远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为汹涌的淫液，从她痉挛不已的蜜穴深处，喷薄而出，将尹克西的手指，将她身下的降表，都淋得一片湿滑泥泞。

她泄身了。当着所有人的面，当着她所有宿敌的面，为了一个最不堪的目的，她达到了高潮。

尹克西抽出他那沾满了黄蓉体液的手指，高高举起，对着阳光展示着，那晶莹的液体在指间拉出淫靡的丝线，他仿佛在炫耀一件战利品。然后，他从旁边的亲兵手中，接过了那方沉重的玉印。

玉印上，清晰地刻着四个冰冷的篆字——“宋女顺承”。

他握着玉印，在黄蓉双腿间那片刚刚经历过高潮、仍在微微翕动、一片泥泞的所在，反复地、用力地蘸取着。每一次按压，都让黄蓉的身体再次发出一阵屈辱的颤抖，带出更多的蜜汁。

直到整方玉印的底面，都均匀地涂满了她那混杂着屈辱与快感的体液，尹克西才直起身来。他抓住黄蓉那只因脱力而瘫软在桌案上的右手，强行将她的手指一根根掰开，让她握住了那枚冰冷的、湿滑的、散发着她自己身体气味的玉印。

“来，蓉奴。”他的声音充满了蛊惑，“亲手盖下去。为你自己，也为你的故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黄蓉的手在剧烈地颤抖，她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想要挣脱，可她的手腕被尹克西如同铁钳般的手死死抓住。

“不……我不要……我不能……”

“这可由不得你！”

尹克西狞笑着，抓住她的手，高高举起，然后对准降表末尾那片空白的位置，重重地、狠狠地盖了下去！

“咚！”

一声沉闷的声响，仿佛是丧钟被敲响。

一个由她自己的淫水构成的、鲜红中带着点点浑浊的、无比清晰的印记，就这样永远地烙在了那张《大宋国女请降表》之上。

完成了。一切都完成了。

黄蓉的眼睛失去了所有的焦距，她感觉自己的灵魂，就在那玉印落下的瞬间，彻底地碎裂了，化作了漫天的尘埃。

仪式还在继续。

忽必烈缓缓从王座上站起，他走上前，手中托着一个特制的项圈。那项圈由不知名的黑色金属打造，上面没有镶嵌任何华丽的宝石，只零零散散地嵌着几块破碎的、黯淡无光的玉石。

那玉石，象征着破碎的大宋江山。

他亲手将这个冰冷的项圈，套在了黄蓉的脖颈上，“咔哒”一声锁死。

“自今日起，世上再无郭夫人黄蓉，唯有我大蒙古之‘宋妃’。”忽必烈的声音，如同最终的审判，冰冷而无情，“为庆贺宋妃来归，当与我军士同乐。”

宋妃……

这个称号，比“蓉奴”更恶毒一万倍。它时时刻刻提醒着她，她的存在，本身就是故国的耻辱。她不再代表她自己，她代表着一个被征服的、被蹂躏的民族。

（靖哥哥……我不仅背叛了你，我背叛了我们共同守护的一切。我亲手将襄阳城所有女子的尊严，盖在了这张降表上。我再也……没有资格去见你了。无论是生，是死。）

忽必烈转身，目光扫过台下，最终，落在了队列末尾一个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马粪气味的年轻奴隶身上。

“你，上来。”

那马奴战战兢兢地走上高台，跪伏在地，身体因恐惧而瑟瑟发抖。

忽必烈指着案几上那具如同死物般、一动不动的绝美胴体，用平淡的语气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赏给你了。就在这里，当着所有人的面，享用你的‘宋妃’。”

全场一片死寂，随即爆发出更为疯狂的哄笑和口哨声。

那马奴难以置信地抬起头，眼中先是恐惧，随即被一股原始的、粗野的欲望所取代。他笨拙地爬上桌案，他粗糙的手、他身上刺鼻的气味、他因紧张而急促的喘息……

当他那根并不雄伟、甚至还带着些许污垢的肉棒，没有任何技巧地、粗暴地插入黄蓉那早已麻木的身体时，黄蓉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恨、屈辱、痛苦、快感……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

剩下的，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冰冷的虚无。

（行尸走肉……）

她的脑海中，只剩下这四个字。

黄蓉，已经死了。死在了她亲手盖下那枚国耻之印的，那一刻。从今往后，活在这世上的，只是一个名为“宋妃”的、会呼吸的耻辱印记。

## 第十日：孽种入腹，侠魂无归

第十日的晨光，是一抹遥远而无情的血色，它未能穿透蒙古大营的厚重帷幕。黄蓉的意识，是在一片足以焚心蚀骨的狂暴燥热中，被强行从昏沉的深渊中拽回的。她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只觉四肢百骸都似被拆散了又用钝器胡乱拼凑起来，每一寸骨节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细碎的呻吟。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前所未闻的奇异香气，甜腻之中带着一丝辛辣的草木焦味，霸道地钻入她的鼻腔，直冲天灵盖。这香气仿佛有生命一般，非但没有让她昏沉的头脑清醒分毫，反而像一双无形的大手，将她身体最深处的那一团邪火无端勾起，煽动得它不受控制地熊熊燃烧，欲要将她的理智与羞耻心一并焚为灰烬。

她被人粗暴地拖拽着，赤裸的双足在冰冷而粗糙的石地上划出两道无力的、绝望的痕迹。眼前的景象在剧烈的摇晃中渐渐清晰，那是一座巨大而空旷的石殿，更像是一个专为某种邪神献祭的露天祭坛。祭坛由巨大的青黑色岩石砌成，呈一个完美的圆形，地面上刻满了繁复而诡异的图腾，似龙非龙，似魔非魔，在跳动的火光下仿佛活物般缓缓蠕动。祭坛四周，每隔数步便立着一个巨大的黄铜火盆，盆中燃烧着暗红色的火焰，那让她通体发烫、淫心勃发的奇异香气，正是从这些名为“龙涎焚情香”的火盆中蒸腾而出。

“张嘴！”

一个沙哑的声音如铁砂般在她耳边响起。随即，一只铁钳般的大手捏住了她的下颚，两根粗糙的手指毫不怜惜地探入她口中，向两侧用力一掰，强行将她的嘴撑开。一只粗劣的陶碗凑到唇边，一股辛辣苦涩、带着浓重土腥气的黑色粘稠液体，被不由分说地尽数灌了进来。

“呃……咳咳……不……”

黄蓉剧烈地呛咳着，试图扭头躲避，但那只手力大无穷，让她动弹不得。那碗被蒙古巫师称为“九转合欢散”的烈性淫药，如同一条燃烧的火蛇，顺着她的喉管一路烧进胃里。瞬间，一股比那“龙涎焚情香”猛烈百倍的狂暴热流轰然炸开，以她丹田为中心，疯狂地席卷了她的五脏六腑，再沿着奇经八脉冲向四肢百骸。

（不……这是……淫药……比李智的……比谷婆婆的……要猛烈百倍千倍……）

残存的理智在这药力的狂潮中，如同一叶在惊涛骇浪中的孤舟，瞬间便被彻底颠覆。黄蓉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完全不再属于自己，皮肤下的血液仿佛被煮沸了一般，让她每一寸雪白的肌肤都泛出不正常的、妖艳的潮红。一股难以言喻的、仿佛要将她灵魂都吸干的巨大空虚与渴望，从她小腹最深处的花蕊中疯狂升起，如同一只贪婪的怪兽，张开血盆大口，疯狂地啃噬着她的每一根神经。

她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痉挛、扭动，两条修长的美腿在冰冷的石地上无意识地绞缠、摩擦。一股股清澈粘稠的淫液，如同开了闸的洪水，从那早已麻木、却又饥渴难耐的蜜穴中争先恐后地涌出，顺着大腿内侧蜿蜒滑落，在青黑色的石地上留下了一片片可耻的水痕。

在她被药力折磨得神志不清、彻底失去反抗能力之后，数名精壮的蒙古武士上前，将她那具滚烫、潮湿、散发着浓郁催情体香的赤裸身体抬上了祭坛中央那张同样冰冷的圆形石台。她的四肢被坚韧的牛皮绳索牢牢缚住，向四个方向拉伸开，固定在石台边缘早已准备好的铁环上，身体呈一个“大”字。随即，她的双腿被另一组绳索从脚踝处高高吊起，分向两侧，悬在半空。

这个姿势让她门户大开，那被烈性淫药催发得泥泞不堪、微微翕张、贪婪地吞吐着淫靡气息的私密之处，便这样毫无遮掩地、以一种最利于受孕的姿态，彻底暴露在冰冷的空气与周围无数道灼热、贪婪、饱含着征服欲望的目光之下。

一名面目阴鸷的武士狞笑着上前，手中托着一个木盘，盘中放着一件奇特的淫具。那是

一枚由不知名暖玉制成的、中空圆环，环壁上刻满了细密的梵文淫咒，名曰“锁宫宝环”。武士捏开黄蓉的双腿，将那圆环对准她早已被各色精液淹得红肿不堪的穴口，用两根手指蘸着她自己流出的淫液作为润滑，毫不犹豫地、缓缓地、一寸寸地旋转着塞了进去。

“啊……嗯……”

异物入侵的胀痛与被强行撑开的屈辱感，让黄蓉发出一声破碎的呻吟。这枚“锁宫宝环”被推至极深之处，恰好卡在她的子宫口外。此环的作用并非为了取乐，而是为了在接下来的奸淫中，以其温润的玉性滋养宫口，使其在受到精液的轮番冲击后，能更好地收缩闭合，将所有阳精尽数锁在子宫之内，以确保这场“播种”仪式的万无一失。

（不……不要这样……求求你们……）

黄蓉的意识在药力、羞耻与恐惧的三重夹击下，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她像一条被钉在砧板上、开膛破肚的活鱼，除了本能的痉挛与细碎的、不成调的浪吟，再也做不出任何反应。

祭坛之下，忽必烈帐下所有的高手，金轮法王、潇湘子、尼摩星、尹克西、达尔巴……以及更多她叫不出名字的、气息剽悍、胯下早已怒张如铁的蒙古贵胄与武士，排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他们的脸上没有了前几日那种玩弄猎物的戏谑与残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于宗教狂热的庄重与肃穆。他们的目的不再是折磨或取乐，而是纯粹的、高效的、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的“播种”。

第一个上前的，是达尔巴。他那庞大的身躯如同一座移动的小山，投下的阴影将黄蓉完全笼罩。他没有丝毫前戏，双手抓住自己那根早已因兴奋而涨大到骇人尺寸、青筋盘绕、状如巨蟒的肉棒，对准那早已被淫液浸透、虚位以待、正因药力而不断收缩蠕动的穴口，沉腰一挺，便毫无阻碍地、带着万钧之势整根没入！

“噗嗤——！”

一声粘腻而沉闷的声响，仿佛利刃入肉。粗大的龟头蛮横地撞开层层叠叠的肉壁，穿过那枚“锁宫宝环”的中空部分，直抵花芯最深处。

“吼！为大汗诞下麟儿！”

达尔巴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随着他雄浑的内力自体内迸发，一股灼热得仿佛要将人融化的精液洪流，狠狠地、尽数灌入了黄蓉身体的最深处。那股精液是如此滚烫，如此汹涌，仿佛要将她的子宫都烫熟、撑破！

“啊——！”

黄蓉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尖叫，这已经不是高潮的浪吟，而是身体被强行侵占、改造的痛苦悲鸣。她的腰身猛地向上弓起，几乎要被这股巨力顶断，随即又重重摔回石台，身体剧烈地抽搐着，眼前的景象化作一片旋转的血红。

达尔巴没有丝毫留恋，拔出肉棒便退到一旁，那根巨物上沾满了鲜红的血丝与白浊的淫液。

紧接着，潇湘子阴沉着脸走了上来。他那根细长而冰冷的肉棒，带着一股尸体般的阴寒，像一条毒蛇，以一个刁钻的角度刺入。与达尔巴的灼热狂暴不同，他的侵犯是阴冷的、死寂的，仿佛要将坟墓中的寒气注入她的血脉。他的抽插并不猛烈，却每一次都精准地刮蹭过她穴中最敏感的嫩肉，带来一阵阵阴寒刺骨的麻痒。

“用郭氏血脉，壮我大蒙古！”

他低沉地嘶吼着，同样在一次阴狠的深顶之后，将自己阴寒的精元射入其中。

一热一冷，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在黄蓉的子宫内交汇、冲撞，让她痛不欲生，几乎要昏死过去。

接下来是尼摩星，他用那条冰冷的铁蛇缠住黄蓉的一只丰乳，蛇头恰好夹住那颗早已挺

立的乳尖，一边用自己畸形的肉棒抽插她的小穴，一边缓缓收紧铁蛇，带来乳头几乎要被夹断的剧痛与下体被贯穿的快感，两种极端的刺激让她几乎要发疯。

再之后是尹克西，他甚至在抽插的同时，将一瓶波斯来的、散发着异香的精油倒入黄蓉的穴中，那油滑腻而温热，让他的肉棒进出得更加顺畅，也让黄蓉的感官陷入更深的混乱。他一边禽干，一边用手指玩弄着黄蓉另一只乳头，时而轻捻，时而重压，口中还淫笑道：“郭夫人这身子，可比我那些波斯宝物要有趣得多了！”

“为我蒙古开枝散叶！”

“让这女诸葛，为我等生儿育女！”

“禽穿她的子宫，让她永世为我族之母！”

一声声狂热的口号，伴随着一次次凶猛的贯穿与内射，在祭坛上空回荡。

黄蓉的意识，在这无休无止的、机械式的奸淫中，终于彻底麻木了。

她像一个被玩坏了的木偶，任由那些形状各异、温度不同的肉棒在自己体内进进出出。她的蜜穴早已红肿不堪，被各色精液搅和得一片泥泞，穴口因为持续的扩张而无法合拢，像一张贪婪的小嘴。每一次插入，都让那具身体剧烈地一颤；每一次射精，都有白浊的液体从穴口溢出，与之前留下的混合在一起，再被后来者的肉棒重新捣入深处。

那具身体在哭泣，在呻吟，在高潮。是的，在无休止的高潮。药力与持续的刺激，让快感的浪潮从未停歇，一波接着一波，直至感官完全麻痹，神经彻底烧断。高潮不再是欢愉，而是一种纯粹的、生理性的、永不停止的痉挛。那已经不是黄蓉的感受了，只是那具肉体对外界刺激的本能反应。

时间失去了意义。她不知道被多少人禽过，一个时辰，还是一整天。

直到最后一个人完成了他的“播种”，祭坛上的一切喧嚣，终于归于沉寂。

那些男人心满意足地离去了，只留下她一个人，像一件被用坏了的祭品，被遗弃在冰冷的石台上。绳索被解开，她瘫软的身体从石台上滑落，重重地摔在地上。冰冷的石板让她打了个寒颤，那早已麻木的神经似乎恢复了一丝知觉。

她瘫在那里，一动不动。身体内部一片狼藉，仿佛一个被百战蹂躏的沙场。小腹中涨满了各种男人留下的精液，温热的、冰冷的、粘稠的、稀薄的……它们混合在一起，让她的小腹沉甸甸的，充满了异物感。

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结束了……像一场漫长而没有尽头的噩梦。我的身体里，汇集了无数男人的精液。我像一个肮脏的容器，被装满了，然后被遗弃。）

黄蓉空洞的眼神望着祭坛上空那片被火光映成暗红色的天空，心中只剩下一片无边无际的虚无。恨、屈辱、痛苦……这些激烈的情绪，在经历了十日地狱般的折磨后，似乎都已被彻底燃尽，只剩下冰冷的灰烬。

然而，就在这片死寂的灰烬之中，一丝异样的感觉，毫无征兆地出现了。

那不是高潮的余韵，也不是被粗暴对待后的酸痛。那是一种……从她子宫最深处传来的、极其微弱、却又不容忽视的悸动。

像是一颗种子，在被翻耕得糜烂的泥土中，突然找到了一个可以扎根的缝隙，猛地……伸出了一根细微的、却无比坚韧的根须，狠狠地、深深地……刺入了她的血肉之中。

那是一种轻微的、尖锐的、仿佛被什么东西“钉住”了的感觉。

一瞬间，黄蓉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她猛地瞪大了双眼，空洞的瞳孔中，第一次浮现出比死亡更深沉的恐惧。

（那是什么……那丝悸动……不是错觉！）

她能清晰地感觉到，那股异样的感觉正在变得明确。有什么东西……留下了。在那些混

杂污秽的精液中，有一个最强壮、最霸道的种子，战胜了所有对手，成功地……与她的血肉结合了。

（一个生命的种子……一个孽种……在我的身体里……发芽了。）

这个认知，比之前十日所受的所有酷刑加起来，都更让她感到绝望。

（我怀孕了……）

（我将为我的敌人，生下一个孩子。一个流着蒙古人血脉的……孽种。）

（不……）

她想尖叫，喉咙里却只能发出嗬嗬的、如同破风箱般的声音。她想挣扎，身体却软得像一滩烂泥。

（这条血脉，将成为我永恒的、无法挣脱的锁链。它将我与蒙古，与这份屈辱，与这十日的地狱，永远地、用最无法分割的方式，绑在了一起。我再也……逃不掉了……）

一滴冰冷的泪，从她眼角滑落，没入鬓边肮脏的发丝。

那是最后一滴泪。

（靖哥哥……我们的孩子……芙儿，过儿……现在，我却要为别人诞下子嗣。一个我恨之入骨的敌人的子嗣……）

（我再也回不去了。襄阳城……桃花岛……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我再也没有资格，回到你的身边。我再也没有脸面，去见爹爹，去见七公……）

（我玷污了郭家的门楣，我背叛了我们共同守护的一切……我……是天下的罪人……）

那一刻，她心中最后一丝名为“黄蓉”的东西，也随着那滴泪的干涸，彻底死去了。侠女的骄傲，帮主的责任，妻子的忠贞，母亲的慈爱……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孽种入腹的瞬间，化为了齑粉。

石台上的女人，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从今往后，世上再无黄蓉。

只有一个怀着孽种的……母体。